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18  
214  
40

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日

# 時務報

第四十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卷之十九  
一月十九日

時務報第四十冊目錄

論中國會匪宜設法安置

順德麥孟華撰

知恥學會叙

新會梁啟超撰

恭錄 諭旨

川督鹿嚴禁中西學堂學生任意告退示

英文報譯

歸安孫

龍溪王

超

史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德皇至俄

德人讐英

歐洲和局

古巴將失

暹王游歷續紀

暹羅考

續第

九 日暹條約

克郎大袁克金鑛則

太平洋設電

臺灣保護茶業

試驗潮溼

路透電音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太平洋形勢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

續第

三 論俄國水師情形

俄國杜絕

言論 英國及朝鮮之關係

論英國在下議院人物

法國抽狗稅

西相得

兒哈士地魯傳

刺客就刑

檀香山人酷待華民

查收西伯利亞茶葉

時務報館譯編

俄人蠶食太平洋迤北邊地考

續第三十九冊

談瀛館隨筆

義秘交犯專條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

上海西字文匯報

續第三十九冊

桐鄉張坤德譯

會報附印

論中國會匪宜設法安置

順德麥孟華撰

論中國會匪宜設法安置

統歐亞非墨諸國之專肆合孔佛耶回羣教之奧蹟不能殺其勢外其理拂其情阻其義者其惟會黨哉自君子倡之而保教而保民而保國天下安焉自小人倡之而亂教而亂民而亂國天下危焉善操彼術者爲之公之顯之賞之祿之而會黨之效可覩矣不善操彼術者爲之禁之抑之殺之奴之而會黨之禍立見矣中國自咸同以來內外多故薄海騷動募兵滋遍游庶充斥於是哥老會砲哥會理教會小刀會三合會三點會興中會越南之散勇甘陝之回逆接踵繼興大之則燬教堂殺西士以啟邊釁小之則燬愚氓據都邑以貽內戚五十餘年事變僂僂靡有甯止麥孟華睭睭然貽貽然從而憂之曰中國存亡盛衰之機在此哉

然而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輕內而怯外忽近而親遠大亂悉定無所計於補牢內患疊萌曾弗謀於未雨且爲之策曰今中國器械之精兵力之厚防守之嚴禦外侮雖不足禦內難則有餘禁軍器之私售則斬木無可用之兵藉輪船之轉輸則負隅無可恃之勢餉糈弗繼則貸洋款以濟之軍力未厚則借洋兵以助之昔年洪楊之悍捻逆之擾遼陽之變甘回之叛名城巨都淪陷殆半賊勢之夥以百萬計然雄師所指巨魁授首厯久之亂卒於底平斯豈非內患無恐之彰明大驗者歟宗旨既定措

施倒置。故甯棄二百年之基祚。而求護強鄰。割二千里之膏腴。而齎賂仇敵。而於家國之要害。安危之大計。反視爲無足重輕之事。嗚呼。豈不謂之大異哉。

且夫昔之所謂會匪者。直亡命之徒。烏合之衆耳。其志爲女子玉帛之計。其勢僅一朝一夕而成。幸而濟焉。則爾公爾侯。快其一日之私意。不幸弗濟焉。則身膺顯戮。羣類鳥散。同歸於盡而已。匪有他也。其弗介介於是。固所宜也。若夫今日之會匪。則異此矣。積數十年之時日。合百千萬之人數。漫衍於行省之中。逍遙於異域之外。持守舊之說者。旣愚且悍。日以仇視西人爲事。鬧教之案。層出而靡窮。持開新之說者。於西人之政治。稍有所知。援希臘自立之例。倡美洲合衆之義。以布散於天下。凡此二類。其是非成敗。姑置弗論。然試問秦漢以來。二千餘年。所謂盜賊者。有若是陳義之高。託體之尊。知識之達者乎。其去歐美變政之黨。日本尊攘之徒。幾何哉。抑今之所大患者。莫不曰英俄德法諸國也。然自互市以來。失和啟釁。割地賠款者屢矣。而行省之大。四萬萬之衆。晏安歡娛。靡有所動也。至金田之役。一二亡命之子。攘臂大呼。天下從響。躁躡者十餘省。竊據者十餘年。大勢岌岌。不絕若綫。夫以英俄德法之強。豈不敵於髮逆哉。而其禍不若斯之烈者何也。蓋內餒之憂。逾於外侮。腹心之疾。甚於疥癩者也。況乎今日之會匪。其勢之大。其人之智。更非髮逆所能望其肩背者乎。

高麗藩我三百年。東學黨甫亂。而國爲墟矣。西班牙國勢等第二。古巴小呂宋之黨亂。而國統危矣。故由斯以往。若不早圖。則哥老理教三合。興中諸會匪。或煽於東南。或洩於西北。或動於內地。隋煬之覆轍。有明之殷鑿。甯弗懼耶。縱或援借戈登破賊之例。延俄法拒日之策。爲癰肉補瘡。掩耳盜鈴之計。以補救於萬一。然大勢已去。瓜分已成。不失於此。復失於彼。適足以藉寇兵而齎盜糧耳。尙何及哉。故一言以蔽之。欲興中國之利。必自變科舉始。欲除中國之害。必自安置會匪始。

若是乎。會匪之事。如此其亟亟也。則將嚴刑重法以絕其根株乎。然滋蔓已久。不可勝誅。徒啟反側之心。而速其亂機耳。則將照會與國。以獲漏網之魁乎。然孫文之案沙侯詰難。徒辱國體。實張彼讎耳。忍而置之。則貽養癩之患。起而救之。則之下手之策。其亦何所適從哉。其法有三。一曰日本。日本當明治之初。其黨人會匪。跋扈於境內。國勢危甚。睦仁因而用之。咸能鼓舞致力。君民一德。易叛國之心。以爲保國化叛黨之衆。以爲元勳。三十年來。用成維新之治。歐美諸國。莫敢誰何。此安置會匪之上策也。一曰俄羅斯。俄自彼得以後。悉變政俗。舉凡科舉學校官制。商務鐵路兵法。諸大端。咸步武泰西。不遺餘力。而獨至議院之法。報館之制。尼希利之黨。則限禁壓

抑而不思所以經理之。蓋其意第求國之強弱而民心之順逆不計也。此安置會匪之中策也。一曰土耳其民智之弗開。人才之弗植。阿米利尼亞之黨人弗靖。而惟利器購艦鍊兵之是計。國雖徒存。弗可問矣。此安置會匪之下策也。從上策者國強而勢安。從中策者國強而勢危。從下策者國弱而勢殆。蓋下策實無策也。今中國誠能師日本之意。踵上策而行之。開誠心布公道。特下明詔。與民更始。擢其巨魁。啟自新之路。赦其黨類。安反側之心。諸會匪內免斧鉞之誅。外受知遇之隆。莫不感激鼓舞。効忠致命。萬人騰歡。上下一志。數十年之隱患。從此而除。五十國之覬覦。從此而息。易危爲安。反害爲利。天下之事。孰有大於是者乎。

難者曰。叛逆之罪法無可逭。如子所言。得無長奸乎。釋之曰。此皆漢唐宋明駕馭。梟桀之成法。英俄德法。賞勵黨人之明效。而無可致疑者也。吾不必言其違者。卽以國朝言之。洪承疇吳三桂諸人。有明之貳臣也。我朝因而用之。卒收制法平賊之效。戈登赫德諸西員。仇敵之臣民也。我國因而用之。亦得權稅拒亂之助。然則今日之會匪。是亦洪吳諸人之比耳。釋而用之。庸何傷哉。脫令背日本之良法。蹈土國之下策。上下睽叛。衆情洶洶。數年之間。會匪亂於內。強敵迫於外。天下之事。尙可言哉。雖有一二志士懷抱區區。提倡學會。以爲保教保國保民之計。然丹黃雜糅。薰蕕同并。天下弗察。反以會匪目之。一二志士坐是之故。亦委心去留。任天下之棼亂而莫之或救。此則可爲痛哭流涕。太息而憤恨者矣。

知恥學會叙

新會梁啟超撰

春秋曰。蒙大辱以生者無甯死。春秋錄露竹林篇痛乎哉。以吾中國四萬萬載天履地。含生負氣之衆。軒轅之胤。仲尼之徒。堯舜文王之民。乃伈伈俛俛。忍尤攘垢。瞶然爲臣爲妾爲奴爲隸。爲牛爲馬於他族。以偷餘命而保殘喘也。記曰。哀莫大於心死。心死者詬之而不聞。叟之而不動。唾之而不怒。役之而不慙。判之而不痛。糜之而不覺。此其術也。自老氏言之。謂之至道。而自孔子孟子言之。謂之無恥。嗚呼。吾不解今天下老氏之徒。何其多也。越惟無恥。故安於城下之辱。陵寢之蹂躪。宗祏之震恐。邊民之塗炭。而不思一雪。乃反託虎穴以自庇。求爲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越惟無恥。故坐視君父之難。忘越縫之義。昧釐緝之恤。朝暎烽燧。則蒼黃瑟縮。夕聞和議。則歌舞太平。瞽聾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頤。猶戀棧豆。接見西官。栗栗變色。聽言若雷。覩顏若談虎。其下焉者。飽食無事。趨衙聽鼓。旅進旅退。濡濡若驅羣豕。曾不爲怪。士惟無恥。故一書不讀。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題。甘囚虜之容以受搜檢。袞八股八韻。

謂極宇宙之文。守高頭講章。謂窮天人之奧。商惟無恥。故不講製造。不務轉運。攘竊於室內。授利於漁人。其甚者。習言語爲奉承西商之地。入學堂爲操練買辦之才。充犬馬之役。則耀於鄉閭。假狐虎之威。乃轢其同族。兵惟無恥。故老弱羸病。苟且充額。力不能勝匹敵。耳未聞譚戰事以養兵。十年之蓄。飲酒看花。距前敵百里而遙望風棄甲。民惟無恥。百人之中。識字者不及三十。安之若素。五印毒物。天下所視爲虺命爲鳩。乃偏國種之。偏國嗜之。男婦老弱。十室八九。依之若命。纏足陋習。倡優之容。天刑之慘。習之若性。嗟乎。之數無恥者。身有一於此罔不廢。家有一於此罔不破。國有一於此罔不亡。使易其地居殷周之世。則放巢流彘之事。興不旋踵。使移此輩實歐墨之域。則波蘭突厥之轍。將塞天壤。吾不解天之所毒中國者。何以如此其甚也。吾又不解中國人之自絕於天者。又何以如此其至也。孟子曰。無恥之恥。無恥矣。吾中國四萬萬人者。惟不知無恥之爲可恥。以有今日。亦旣知之。亦旣恥之。子胥恥父。乃鞭楚墓。范蠡恥君。乃沼吳室。張良恥國。乃墟秦社。大彼得恥愚以興俄。華盛頓恥弱以造美。惠靈吞恥挫以拒法。嘉富洱恥散以合意。威良卑士麥恥受轄而德稱雄。爹亞士恥割地而法再造。日本君臣民恥刲盟而幡然維新。更張百度。遂有今日。若是者。雖恥何害。而惜乎。吾中國知之者尙少。方且掩匿彌縫其可恥者。以冀他人之不知。

我知。而未聞有出天下之公恥。以與天下共恥之者也。宗室壽君。以天潢之親。明德之後。奮然恥之。特標此義。立會以號召天下。而走告於啟超。啟超曰。嗟乎。吾儕四萬萬蒙恥之夫。苟猶有人心。猶是含生負氣。戴天履地者。其庶誦春秋之義。抉老學之毒。以從壽君之後。意者天其未絕中國歟。雖然。吾猶將有言。願吾儕自恥其恥。無責人之恥。賢者恥大。不賢恥小。人人恥其恥。而天下平。自諱其恥。時日無恥。自誦其恥。時日知恥。啟超請誦恥以倡於天下。嗚呼。聖教不明。民賊不息。太平之治不進。大同之象不成。斯則啟超之恥也。

吾友壽君伯福。乃寶竹坡先生之令子。殷憂時艱。首倡此會。於京師。聞旗滿諸名士。及首善賢士大夫集者。頗衆。此實中國自強之本務也。壽君自序及會章等。別見會報中。啟超又記。

諭旨恭錄

七月十八日奉 上諭恭親王等奏方畧校勘完竣出力各員遵旨保獎開單呈覽一摺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畧及雲南回匪方畧貴州苗匪紀畧三編經恭親王等督飭在館各員逐日詳細校勘並添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催刷印現在全書一律完竣該員等尙屬著有微勞自應量予獎叙戶部郎中和爾賡額著賞給本生三代二品封典四品銜理藩院卽補郎中多壽著賞換三品銜並加隨帶二級道員用理藩院郎中志樸兵部郎中惠兆均著以道員儘先卽選並加隨帶二級理藩院卽補員外郎題署主事豐陞額著作爲本院員外郎仍遵前保無論滿蒙題選各留遇缺卽補戶部員外郎慶連著在任以知府不論雙單月歸議敘班選用三品銜戶部郎中榮霈著賞給三代三品封典並加隨帶二級卽選知府理藩院員外郎承祐著俟得知府後在任以道員候補記名道府刑部員外郎王貴著以道員用兵部員外郎麟緒著以本部郎中無論題選各留遇缺卽補記名國子監蒙古司業理藩院員外郎文年著俟補司業後以四品京堂補用內閣候補侍讀英秀著作爲郎中簽分戶刑二部遇缺卽補戶部卽補主事恆斌著作爲本部員外郎遇缺卽補內閣貼寫中書英凱著作爲侍讀遇缺卽補四品銜記名御史吏部員外郎徐士佳著賞

換三品銜俟補御史截取知府得缺後以道員在任候補截取知府吏部郎中王嘉禾道員用截取知府戶部候補郎中陳熾均著俟得知府後以道員在任候補得道員後加二品銜記名御史吏部候補員外郎孫朝華刑部員外郎鄭炳麟均著俟補御史截取知府得缺後以道員在任候補刑部卽補郎中郭之全著以本部郎中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卽補記名御史工部員外郎王彥威著俟得御史後作爲歷俸期滿並加隨帶二級記名道府戶部郎中馮汝驥兵部郎中濮子潼均著以道員用內閣卽補侍讀胡祖謙楊壽樞均著作爲候補郎中簽分戶刑二部遇缺卽補禮部郎品銜並加隨帶二級刑部卽補員外郎盧震戶部主事凌福彭均著以本部員外郎中郭會忻著遇保送應升之缺引見開列在前四品銜刑部郎中李舜賓著賞換三品銜並加隨帶二級刑部候補主事甘大璋著俟補主事後以本部員外郎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卽補工部候補主事張嘉猷著俟補郎中後作爲歷俸期滿並加隨帶二級刑部候補主事何葆麟著免補主事以本部員外郎卽補內閣候補中書李象寅著俟補中書後作爲候補主事簽分戶刑二部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卽補道員用工部候補郎中繼昌戶部候補郎中連文冲均著交部議敘記名海關道禮

部郎中吳景祺著俟得道員後賞給三代二品封典戶部郎中吳宇泰禮部郎中何兆熊刑部郎中顧肇新戶部郎中瑞良刑部郎中沈曾植關以鏞工部卽補員外郎傅嘉年內閣侍讀紹昌禮部卽補郎中文瑞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離館之湖北黃州府知府魁麟御史張兆蘭通政使司副使葛寶華前戶部員外郎陳名侃均著交部議敘另片奏提調各員遵旨一併請獎等語國子監司業特圖慎著俟得四品後以三品京堂候補內閣侍讀學士陳邦瑞著以三品京堂候補記名道府戶部郎中孚琦卽選道刑部員外郎李蔭鑾均著以五品京堂候補單開之供事蘇玉海等均著照所請獎勵餘依議該部知道片一件單二件併發欽此○十九日奉 旨詹生玉陞著以侍衛用內閣侍讀學士員缺著繼恆補授已革候選道袁大化著開復原官交王文韶差委前陝西延安府知府馬紹訓著以同知降補卓異俸滿直隸保定府知府陳啟泰著回任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候陞卓異廣東廣州府理事同知文山直隸肥鄉縣知縣張丙嘉俱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回任候陞卓異俸滿山西太平縣知縣俞恒著回任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候陞卓異浙江蕭山縣知縣朱榮璪著回任准其每次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候陞捐復前江西大庾縣准調鄱陽縣知縣劉光煥著准其捐復原官照例用保舉江西候補知縣張承祖著照例用擬補內

閣中書顧英周子懿國子監學正戚朝勳刑部司獄任慶瀾青州副都統衙門筆帖式霖慶盛京禮部筆帖式鳳來俱准其補授吉林倉官員缺著擬正之富興阿補授擬陪之魁福著記名奏留吏部學習員外郎榮全著准其留部欽此○又奉 上諭依克唐阿鍾靈奏勘估 福陵二柱門應修工程請擇吉興修一摺著欽天監於本年八月內選擇吉期先行知照卽著該將軍等屆期敬謹興修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依克唐阿鍾靈奏請選擇合龍吉期一摺盛京 福陵 隆恩殿工程將次完竣著欽天監選擇合龍吉期先行知照卽著該將軍等敬謹遵照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給事中文郁奏鑾儀衛衙門體制兩歧請變通辦理一摺據稱鑾儀衛漢軍鑾儀使隨滿洲一體應差而陞途迥異請將漢軍鑾儀使一員遇有副都統缺出一體簡放滿洲章京向戴翎枝漢軍章京請一體戴用各等語鑾儀衛升途翎枝均有舊制滿洲漢軍各有專司該給事中所奏有違定章非意存見好卽受人囑託實屬不勝言官之任文郁著回原衙門行走以示薄懲欽此○二十日奉 上諭巡視東城御史茹泰等奏遵保拿獲鄰境搶劫盜犯出力之司坊紳董懇恩獎勵一摺著吏部議奏單併發欽此○二十一日兵部題考試八旗文鄉試監射大臣監試御史各一本奉 碣批著派崑岡扎拉豐阿監馬步射欽此○又奉 珠批這監試著英壽去欽此○二十二日奉 旨福珠哩現在丁憂所管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著芬車署理欽此○又奉 上諭孫家鼐等奏請仍以霸州知州沈宗譽升補北路同知一摺著吏部議奏欽此○二十三日奉上諭山西學政錢駿祥奏考核教職懇恩獎勵一摺山西升任蒲州府教授前屯留縣教諭任來樸永甯州學正陰步震甯武縣教諭劉子秀清源鄉訓導張光垣既據該學政詳加考察俱係品學兼優足爲士林矜式任來樸陰步震劉子秀均著賞給內閣中書銜張光垣著賞給國子監學正銜又片奏保薦生員等語太原府廩生胡瀛神池縣廩生谷如岡均著以訓導選用該部知道欽此○二十五日奉 旨崇文門正監督著隆慤去副監督著桂祥去欽此○又奉 碣筆稽察正黃旗漢軍旗務著本紅旗蒙古旗務著烏爾慶額去欽此○又奉 碣筆稽察正黃旗漢軍旗務著本李化廷均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欽此○又奉 上諭甘肅甘州府知府員缺著誠瑞補授欽此○二十六日奉 上諭昨日道旁叩闈之河南民人翟中建湖北民人王德富副都統德溥著准其開缺回旗欽此

川督鹿嚴禁中西學堂學生任意告退示

爲剴切曉諭事。照得本部堂奏明設立中西學堂。本爲造就人材。通達時務。起見是以不惜巨款修建學堂。延教習以指授之。派委員以經理之。肄業各學生旣給餐飧。復給月費。一切紙張筆墨書籍。澣衣剃頭。靡不出自公款。欲使學業有成。擇尤保獎。以備出洋遊歷之選。該學生等之父兄旣欲使子弟肄習西學語言文字。以期成才。而裨時務。應如何飭令謹守堂規。爭相奮勉。乃自開學以來。賢否不一。徑行告退。借故告假者。實繁有徒。如此輒止淺嘗。不惟搖惑向學者之心。亦大負裁成之意。且使教習亦徒勞無功。實屬不成事體。亟應從嚴定章。切實整頓。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學生父兄認保等知悉。自示之後。凡情願入堂肄業者。以五年學成爲限。著卽到委員處。出具學成方准出堂切結。除每月照章給假外。不准借故偷閒。如有不守堂規。不勤學習。輒請開缺。意圖自便者。自九月初一日爲始。一年內告退者。追繳堂中費用銀五十兩。三年者百五十兩。三年者二百五十兩。四年三百兩。五年以後。學業有成。保送出堂。或不及五年。學已有成者。本部堂隨時考試。量才錄用。保獎至追繳堂費。有父兄者。惟該父兄是問。無父兄者。惟保人是問。該生等須知。學堂係爲成就人材。有益時務而設。切勿意存嘗試。自外生成。委員教習等。亦各當認真辦理。以副委任。其各凜遵。毋違切切特示。

英文報譯

歸安孫超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德皇至俄

龍溪王譯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三十日

本館接克郎司太特脫八月初七日來信。謂德皇與后。於是日行抵該處。以會俄皇及后。港中船隻皆懸旗結綵。岸上聚觀者極爲擁擠。德皇坐船之進港也。礮臺燃礮致敬。隆隆者不絕於耳。德皇坐船樂隊卽奏俄之國樂以答之。俄船亦奏德樂。並燃礮站桅以迎。斯時德皇威靈正在舵樓。乃一一頷謝之。俄皇俄后。俄上公哀勒克昔司。俄皇之駐俄德公使已乘船來迓。旋登德皇坐船。德皇偕后迎於船旁。與俄皇及俄后行互抱禮。先是俄皇贈德皇以俄國水師提督銜。見三十俄皇遂面賀德皇。彼七冊俄皇遂面賀德皇。彼此相見禮畢。兩國君臣同登俄皇坐船。轉瞬卽抵丕透好夫宮。諸上公及其夫人等已在宮門恭候矣。德皇赴俄之前。尼希利黨。俄之亂黨紛紛函致德皇。肆其恫嚇。故德政府特派一最善緝捕之員。名韓甯格者。帶同柏靈幹捕一班。於一禮拜前。先到丕透好夫。俟德皇到後。凡行蹕所至。無不侍從護衛云。

德人讎英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三十日

又接倫敦八月初七日來信曰。德皇威靈之赴俄也。歐洲各國官場竊議。德俄法三國。或有聯盟。以謀英之舉乎。德人實深願有此一舉。蓋自德英訂立商務條約後。德

人讎視英國甚深。德報論曰：皇之赴俄，倘能結俄以制英，功且不朽。又謂德應力說歐洲各國同拒英貨不淮入口。今觀於皇之挈同相國霍漢羅王爵及外部大臣卑洛男爵偕行，可見此行必非尋常聘問云云。然巴黎來信，則謂彼都人士不甚以聯盟謀英爲然。謂倘果有此舉，於法國未必有利。特爲德國所弄耳。至於英國則雖瓜分英土之圖已見，而依舊岸然獨立，不介於懷。謂不欲聯盟則已。苟欲聯盟，德俄法三國安有不樂就之者？英之自滿蓋如此。

歐洲和局

譯橫濱日日報

西九月  
初二日

俄法聯盟初甚秘密。今則四海皆知。雖欲蓋而無從矣。然英德法三國之人心大都以此舉爲然。謂可保全歐洲之和局。且謂不特俄法聯盟爲然也。如法德增兵，德皇謁俄，皆所以求保和局，以立於不敗之地云。

德國有數報，皆不謂然。言德將親法，不利英國。而蒙則謂法人處心積慮，無日不思收復其故土。普法之戰德割法地兩省無論與何國聯盟，皆欲求逞其報復之志。英國若與法合，則德國禍將不測。故德欲尋讐於英，實不思之甚。然則歐洲之和局，能保與否，繫乎英矣。若英國始終挺然獨立，以保和局，則英誠可嘉者哉。

古巴將失

譯橫濱日日報

西八月  
卅一日

西本月初七日，紐約華爾特報言：美國外部大臣休門避暑於郎哀倫特。紐約島名將回華盛頓之先，該報館訪事人嘗與閒話，偶及古巴土人作亂之事。據云：西班牙國家因勦辦古巴亂黨，所費已二百兆元。今財殲力竭，無從乞貸，勢不能復支以余觀之。古巴將失矣。

暹王游歷續記

譯倫敦中國報

西七月  
三十日

西歷月之二十三日，暹王蒞丹麥國京城。丹王克里斯經率王儲子諸王子，暨在廷羣臣，迎於港口。暹王登岸，百姓皆扶老攜幼，甡甡然懼呼抃舞，相屬於道濱。晚，丹王折簡邀飲，大宴於愛美靈保宮。觥籌交錯，會者百人。暹王居中坐，丹后與公主衛兒帶瑪左右焉。丹王執爵頌賓，暹王答頌並頌丹后，且以丹王與后優禮延接，使暹王有賓至如歸之樂，稱謝不已。暹王眷屬復蒙丹王后殷殷致問，暹王亦代爲申謝。賓主款洽，盡懽而散。王在丹京，盤桓數日於二十六日，乘艦首途，前赴倫敦，次日行經阿透那江口。在丹麥國西南由卜爾剔克海而至亨卜葛，渡開沙威靈阿。德語稱皇以達英京，舟次亨卜葛時，該處署理水師統領奧爾特考潑，並駐紮德國之暹羅領事官匹肯配克，均往迎送焉。

英國內務府大臣，及暹羅駐英使臣，以暹王將抵英國，凡遊車所至之處，均一一開

單預備供張。王與王儲子乘船准於三十日午初十一點鐘可至英境。海軍衙門特命水師兵艦四艘駛往司匹脫黑特迎接。俟暹王舟到。鳴礮致敬。英君主復諭皇太孫耶克公爵率水師各員乘兵艦代君主出迎。並御前大臣哈里斯上駒院卿參將楷林登俱前往護衛及接待其扈從諸臣。又有暹羅駐英公使瑪哈耶塔侯爵。暹儲顧問官參將休姆。暹羅駐英使署參贊官浮乃諸員亦隨同英皇太孫出境迎王。王舟既臨。英皇太孫登舟謁見。同詣拋刺毛乎司。正午抵該處船塢官碼頭。暹王卽延英皇太孫在舟午膳畢。以次接見英水師各員。

三十日午後鐘鳴三下。暹王登岸乘英君主特派之火車至倫敦維多利亞車棧。瀕行時停泊是處之大小兵艦。礮聲隆隆。震撼山巒。沿途列隊者如熊如羆。如虎如貔。赳赳桓桓。綿亘不絕。旋聞樂聲頻作。音韻和揚。又見旌旄緝列。光豔奪目。皆英君主御前旗幟。英皇太孫見火車將發。躬詣火車棧相送。英君主世子開姆勃利乞公爵則已先在倫敦車棧祗候。令侍衛禁軍荷鎗鵠立道旁。英君主復遣御車迎王。赴拔肯海姆宮。所有暹官以及富商巨賈之在英者。莫不濟濟踴躍恭候王車之蒞。

暹王及扈從諸臣。由火車棧換乘馬車至拔肯海姆宮。其御車四轎。檻檻而行。車中係暹王御前大臣。英國君主世子之護衛大臣。上駒院卿參將派充暹王護衛大臣。楷林登次則暹王書記官。司理筆墨事者。侯爵格立司提禮部大臣格拉司挨乞良。駐英使館參贊官。暹外部委員伯爵富脫乃可沙。侍衛大臣男爵賽凌特阿。又次則英國御前大臣哈里斯。暹羅駐劄倫敦公使嗎哈耶搭。侍衛大臣侯爵梯覺。提督斯立雅來茄。最後一車。則英國兩王世子與暹王儲子乘之。

車至拔肯海姆宮。時已五點三十分鐘。英內務府大臣與各爵大臣。皆服大禮服迎見暹王。遂爲王前導入宮。英君主派有羽林軍在暹王宮內外日夜守衛。並有蘇格蘭兵樂隊伺候暹王出入時作樂。

拔肯海姆宮中。暹王所居之所。其陳飾悉仿比利時款式。日夕後暹王擬接見數客。聞英相沙力士勃雷擬卽晉見。翼日暹王將至哈盧書院。視其諸子之肄業於是者。且觀書院肄業諸生。午後還宮。禮拜日遊覽植物院。在立乞孟特。英國名勝之地午餐。下午往葛力尼乞。天文臺水師書院皆在是處。

英君主定於八月四日。與暹王相見於奧斯蓬。英地名。該處有一離宮。是日考吳斯。地名鄰拋刺毛乎司適有賽船之舉。故邀暹王同往觀焉。暹王自倫敦乘專派之火車。詣拋刺毛乎司。登英君主御舟前往。到時各船俱預備升礮。英太子陪侍暹王乘御車至奧斯蓬離宮。英君主降階相迎。互行賓主禮畢。獻酬共飲。日晡時。暹王回倫敦。聞在此尙有數日

之留將考察各處緊要工作云。

各報館於暹王之遊歷。皆津津樂道。著爲論說。譽頌暹王。並稱其勵精圖治。勇於變法。第所述者。皆眾所已知之事。無待贅言。茲閱太晤士報所載。可以見暹王之爲人。而暹國郅治之隆。有由來焉。爰特照錄於後。

暹王辦事勤敏。鉅細必親。勞瘁不辭。孜孜矻矻。以爲國人矜式。舉凡朝廷大政。以至郡縣庶務。靡不周知。裁斷羣臣章奏。悉中肯要。且復愛民如子。鄉民每當困苦。無聊之際。輒語人曰。苟使吾王知之。必不使我至此。百姓之愛戴可知矣。王之果決。尤非他人所能及。知守舊之非。而翻然改圖。絕無顧慮。今而後可望蒸蒸日上矣。雖然。暹王善後之事。尚多盤根錯節。辦理亦殊非易易也。

今暹王游歷歐洲。與各國君臣酬酢往來。頗有應接不暇之勢。歐洲諸事之有益於其國者。不知能否。撥冗而考察之。以不虛此行。獨是今日之暹羅。猶百年前之歐洲。設欲以歐洲今日之政事。行於暹羅。竊恐有所不能。譬之植木。宜於此土者。未必宜於彼土。王雖亟亟求治。百度維新。如汽電諸器。已行於國中。然欲追美泰西各國。約而計之。非俟之百年。不爲功。蓋亦時勢使然也。印度規模粗具。粲然可觀。苟能降格以求。則有造於暹羅。不待蓍卜。然暹王此行。未必專意於是。特以聘問各國。藉敦和好耳。

王之任用西人。廷臣皆腹非之。王則以暹人中難得。操守廉潔。老成練達之人。而確信西人之有爲。有守。嘗遣諸王子至歐洲學習。以資觀感。復以勗其羣臣。諳諳不倦。現在政府中。諳習西學者。殊不乏人。故其平昔所歆羨之西法。流行之速。不啻置郵傳命。惜也。輔政諸臣。大都矜躁之士。不能愼舉賢才。偶不加察。而尸位曠職者。卽濫廁於朝。比者有鑒前失。所舉胥閱歷有得之人。虛糜廩祿之患。當可從此絕矣。

暹王童時。嘗傳以英國女師。及長。有英官數員。常備左右顧問。是以讀英書甚多。操英語甚習。風行草上。暹京仕途之中。因之嫋熟英語者。比比皆是。王於英人之一言。一動。罔不致意留心。今者足跡遍歐洲。竊願與我英國尤加親近。溯自印度入我版圖。暹羅實我東方之鄰國。茲其國中商務。我英人居十之八。可謂盛矣。王之爲人。則勤慎不怠。謙讓不驕。聽其言。觀其行。幾令人忘其爲九重之尊云。

暹羅考續第三十九冊

譯倫敦中國報西七月廿三日

礦務○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之季。暹羅有礦十一處。准他國人開採。諸礦產金煤及寶石。佔地甚廣。有多至百五十英方里者。然此十一處中。辦無成效者八處。其餘三處。創辦伊始。所獲亦尚不足以償所費。是年暹羅國家。設立礦務局。以英人模勒及

司密司二君爲總辦幫辦。既設此局。始有頒發執照。准人尋礦開礦之例。惟開礦地有所限。不能如前之多佔。請領執照。及出價各礦之文憑。皆須納費於礦務局。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以來。收數暢旺。增於前者三倍。

暹羅錫礦。開採已久。產錫之處。均在麻來由一帶。一千八百九十三兩年。出口之錫。不及四千噸。檳榔嶼暹羅錫價值。舉其中數。每英担約需墨西哥銀四十圓零五角。計是年出口總數。約有四百八十萬圓。約合英金五十三萬磅。

暹人於姜太崩地方近處。鑿取紅寶石及藍寶石。已閱多年。其貴重者。大都販至印度坎爾喀搭求售。所可惜者。寶石非重笨之物。易於匿盜。故該處所產。未能得其實數。苟使善爲經理。則後望之大。未可量也。

暹羅金礦。雖創辦不久。而土人僅就礦之面層。稍稍採取者。則已數百年於茲矣。歐洲人曾有試採石層中金者。而皆無成效。可觀。夫金固自在也。彼辦而無成者。於該處天氣之不同。工作之所宜。及他關係緊要之事。初未嘗深求而有得也。

煤礦已於麻來由之西海邊尋得。暹人設立公司。以董其事。煤層之厚薄。與夫煤質之優劣。尙未探明。故莫或知其究竟。然逼近五金礦產之處。苟有佳煤。則收利必廣。而致富必速。他日暹羅之饒足。安見不與產金產煤各國相伯仲者哉。

礦務章程。係礦務局總辦模君。舊辦司君。模君今已辭職司君推升爲總辦。所擬。由暹羅議政處會議。甚詳悉。今已蒙暹王批准允行。頑爲定例。各礦之所產。以百分中之十分。報効國家。

硬木商務。○暹羅商務。以米及硬木兩項。爲大宗。暹產硬木。雖亞於緬甸產。而久爲世所稱許。初暹人不察。有其利。而不知所以興之。近年始恍然大悟。且恐樹藝之道。不講。而山林之利。將非我有也。於是乎講求樹藝。數年前余至坎爾喀搭。問於印度掌山林之官。緬甸硬木商務何如。答曰。緬甸硬木之興。必待暹羅硬木林之敗。方今暹羅硬木。漸漸損壞。再閱十年。當無復存者。既至其時。余等可以獨擅其利矣。今雖竭力與爭。而尙不足以敵之。迨其澤竭魚盡之日。彼之憂。而我之利也。其時適有暹國親王。與余同在坎爾喀搭。余引該印官與之相見。該印官卽以其所告余者告之。暹親王聞之。遄返故國。決意整頓。以圖補救。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暹羅國家。借材於印度植務局。該局遣司勤哀特往應之。司君辦理植務。游刃有餘。暹羅國家。悉以硬木林事。聽其指揮。並予以監督之任。

於是暹產硬木。木商視之。與緬產等。購者不復於緬產暹產之中。有所區別。英國向用緬產。不惜價值畧昂。而現漸爲暹產所奪。法國國家。亦喜用暹產。並派人往暹就

地購辦因之出口之數年增一年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出口二萬四千五百噸九十四年三萬七千噸九十五年六萬二千噸三載之中而所增逾倍可謂盛矣。今暹羅工不足用大都因自林運木至河需工甚鉅也林距水道愈遠則轉輸愈難所幸者有象力可資暹象勤且敏非徒曳車并能堆木爲用之廣莫以尙矣。測量工程○英人末克埃息印度測量局受暹羅人之聘辦理測量事務前曾任事於測量事務已十六年暹王以測地爲要務於此注意甚切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末克埃息測量自濱角至摸兒面電線路八十二三兩年畫定江湄界址八十四年批刺克界務定妥而英暹兩國麻來由界務亦詳細測定是年始招生學習測量以末君爲之教習就學者約二十人其後暹王量爲推廣以太子故宮改作測量學堂學生增至百名左右教習八人中有歐洲人三其五則暹人也有某英人精於測量亦將應聘爲測量學堂總教習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我英取緬甸暹人與法人約於兩國東北邊界守望相助於是暹人測量羅益瀘賚瀘益省以畫清疆界至九十三年法人侵暹前約始廢近於濱角一帶分段繪圖實測以重畿輔之地。

## 日暹條約

譯橫濱日日西報西八月廿七日

近有一日本人歸自暹羅謂日暹通商條約一時未易成議蓋有數故焉一暹羅不

未完

甚重視日本其意日本旣欲與立條約非彼此平等相待不可而日本則所願甚奢。二暹羅政府顧問官係一比國人爲公法專門名家暹王與執政諸臣皆信服之此人深以日本要求爲不然謂卽與歐美各大國立約亦須彼此以平等相待無論一東方之日本矣三暹人爵位家世之見極重相沿成習駐暹日本公使資望甚淺故暹政府以爲日本不遺重臣是輕視之也四英德公使亦暗中阻撓恐一立條約日人紛至沓來與英德人爭勝五東方各國辦事往往短於決斷暹羅亦所不免有此數故而議約甚非易易也。

## 克郎大哀克金礦

譯富國報西七月廿四日

尤江之濱有地曰克郎大哀克產黃金甚富今始探得之海電一傳衆情踴躍美國及英屬坎拿大人之爲礦工者趨之若鶩而美工尤形擁擠尤江一帶乃西北極邊地開方計里其大與法國勒多山埒環尤江西周南則英屬考勒唔皮亞西則哀拉司格埃洛基山綿延於其東北水洋浩瀚於其北克郎大哀克江兩傍地即以江名名之係尤江之支流離哀拉司格埃不遠去秋探得金礦即在其處然該處產金本莊傳聞自一千八百八十一以來早有人暗採鑛金矣坎拿大總督前曾派員查勘據報稱該處產金甚旺惜離至近之海口亦有五百英里之遙大不便於轉運且天氣嚴

寒每年祇可作工三四月今美國及坎拿大鑄工廣集將來坎拿大政府抽稅較多則開通運道之費有所出而轉運便矣

又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廿七日

紐約日報言克郎大哀克金鑄於來年一年中約可出金值美銀五十兆圓之譜當此金貴銀賤環球各國之人鬨然俱以採金爲致富之捷徑統計之每年約可出金值美銀三百兆圓蓋目前所出之金已值美銀二百兆圓矣夫苟鑄金錢百兆圓而流通之則不過稍充金錢之數耳金價仍不能因之而平也若礦金驟然多出百分之五十則金價可望其跌金價跌而物價騰矣惟此猶臆度之辭也恐金雖多出而金價仍不大跌卽跌亦屬微細但祇銀行與鑄錢局覺之大衆未必卽覺蓋銀行匯兌錢局鼓鑄雖錙銖必較小至分釐之出入無不察也至於銀價則出金一多可望起色非謂金多而銀價遂漲也特以人皆注意於金爬羅抉剔惟金是求銀礦必致顧問者少出銀少而銀價漲矣倘美法兩國出銀大減則雖印度封爐不鑄銀元銀價亦可必其日有起色也

太平洋設電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廿一日

接凡哥佛埠英屬考倫皮埃之海口八月初九日來信云英國擬設之太平洋水線迄無成議我國擬設太平洋水線開會聚議所有澳大利亞諸屬如新南威爾斯昆士蘭新齊倫及南澳大利亞皆願入會分任其費維多利亞及他屬一俟議定亦卽入會惟坎拿大遲疑不決要工因以遷延是坎拿大之過也

各屬所議辦法擬由凡哥佛埠起設線至一太平洋中之島再由該島分接支線至新齊倫及昆士蘭特兩處初南澳大利亞於此水線之設不甚踴躍因其向用旱線已與旱線公司訂立合同年助津貼之款嗣以貼款年限將滿遂亦與議然此線之成否終視坎拿大之從違爲斷蓋此線於坎拿大最關緊要也

因設線之議屢作屢輒人心漸漸渙解聞英國水陸師人員之意皆以爲宜由澳大利亞設一水線至非洲之南屬故太平洋一線若坎拿大再不視爲要圖銳意經營恐將束諸高閣而人皆折而致意於澳非之線矣

又接維多利亞英屬考倫皮埃之維多利亞八月初九日來信云英水師測量船名阿爾忌利亞者奉派測量太平洋水線之路於日內可到

又接火奴魯魯來信謂英水師船朋滾已由澳大利亞測至該島其自維多利亞至該島之路由阿爾忌利亞測量聞海軍衙門並擬測量克來郁誇之港以便考究線

由何處上岸爲宜云。

臺灣保護茶業

譯橫濱日報

西九月初四日

西八月十七日。臺灣日報謂臺北府農務局告該處茶業公所應立保護茶業章程。母使他處運來之劣茶假冒臺灣所產。公所當即議定章程八條。頒發施行。章程附錄於後。

一凡有他處進口之茶與臺茶攬雜冒臺茶及臺茶之足以壞烏龍牌子者。查獲以後。凡出賣收買販運之人一律科罰並嚴行禁止。

二茶業各商家倘有作弊如以上所言者。查獲後照茶價加倍科罰。茶則充公送公所焚燬。

三茶業各商家倘有知同業之中有犯以上各弊暗中通報因而查獲者。則以所罰之款提一半作爲獎賞。

四茶業各商家倘有作弊至第二次者。由公所驅逐出外且禁止其以後不准再與各商家交易。

五茶業公所應設有稽察之人常令嚴密稽察。

六茶業公所應在臺北舉立董事洋商三人華商五人共相保護臺灣烏龍茶業。如

有以上攬雜等事一經各董事商定如何辦理卽爲定斷。

七茶業各商家應立議單二紙一在臺北府署存案一交茶業公所收執大小各商家皆須簽名照此章程辦理。

八此章程應卽刊印多張分送各商家並於通衢懸貼俾衆周知。

試驗潮溼

譯美國格致報

西八月初七日

紐約衛生報云試驗房中潮溼之法。以一起羅格郎姆每起羅格郎姆係一千格石灰置於房中將牖戶悉行密閉使不透風二十四點鐘之久取而秤之倘一起羅格郎姆石灰加重百分之一則石灰中收有十格郎姆之水此屋潮溼有妨身體不可居住嘗見房主房客往往以房中潮溼彼此爭論無憑今得此法則其潮溼與否可以立試而知矣。

路透電音

希臘之覆除德國外各國已皆愜意不知德意何居○英國航海會參贊柯克致函太晤士報痛訴停泊濟白老透之英水師船十五艘不救格蘭格阿意爾西九月初二日○德告希臘謂賠款一事德仍持前議○意大利君主帶同外部大臣於今日在德國海口亨卜克與德皇相會○土耳其蘇丹登位日之期大閱士卒大讌外臣各國水

師提督皆在。惟英國統帶地中海水師提督墨立斯不與。頗滋議論。

西九月初三日

○德國

之意。非得駐劄康斯丁拿潑爾<sub>京</sub>各國公使。將希臘賠款事會議定。安德國不再

與聞。○前有哲克生者。乘船名溫華特往探北極。現已回。哲克生在北冰洋留住經

三冬令。測繪法蘭子覺賽夫地方之圖。

西九月十四日

○印度邊疆不靖。英總兵洛克哈特

奉命統兵往勦。昨已自意大利之勃靈提齊海口附輪至印。

西九月十五日

○法俄兩國不肯擔保

希臘賠款。而英國不願獨保。故和議又停止。

○土耳其政府照會各國公使。謂克利

脫之巡撫必須土耳其人充之。并須留土兵駐劄成守。

西九月十六日

○阿爾蘭<sub>島之一</sub>之西。淫霖

不止。所種之薯悉爲摧殘。自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之後。屢有苦寒冬令。恐今年又將

不免。

西九月十七日

○克利脫已有自治之權。各國水師提督定於西九月初十日。將所有

駐泊其港口之兵輪悉行撤退。

○印度諸土王情殷報効。願遣勤王之師。勦勘邊亂。

英政府已准之。

○阿富汗之阿米亞<sub>汗之類</sub>如蘇丹可

不認阿官私通邊疆亂黨。

西九月十八日

○德屬新格尼亞<sub>海島在澳大利亞之東北</sub>巡撫爲土人所殺。

○俄外部大臣照會英政府。謂倘

因土希和議遲滯。而或有事故。惟英是問。英相沙力士勃雷。遂請各國派員共六人。

管理所有希臘抵償新舊借款之國課。

一面令土耳其即撤駐劄賽色利之兵。

西九月十九日

○日本政府貞吉譯

東文報譯

論太平洋形勢

日本古城貞吉譯

譯日本新報

西八月廿五日

明治二十六年。日本上下有增廣海軍議。特於議會提議此事。而比較海軍勢力之論。遂漸興。及明年有中國之事。此論益風行。雖兒童走卒。亦好言此。以至今矣。曰。英艦在東洋者若干噸。曰。俄艦據有海參崴者幾十艘。我欲與之抗行。則不得不增多我艦隊以二倍之。或三倍之也。曰。英海軍以能抗衡二敵國海軍。制其必勝爲政策。則我海軍政策亦宜仿之。由是增多海軍爲二十萬噸之說。已暗動於明治二十六年矣。越至二十九年。議院遂贊成增多海軍爲二十五萬噸之議。蓋有時會默運於其間也。夫寡固不可以敵衆。小固不可以敵大。而多算者必勝。少算者必敗。又兵之常道也。則比較勢力。固有國界者所不可已之謀畧也。前旣欲增廣爲二十萬噸矣。後又欲加至二十五萬噸。議者紛紛多左袒後說。然不深維國家旣增廣之後。其所關係果如何。及將何所施設。以處將來。吾人不能無羣疑於居樞軸人所爲也。請試論之。夫如法美及德等。向少爭霸於東洋之志。故姑置焉。若英俄二國艦隊之在東洋者。已不爲少矣。當往年戰役之初。英國在中國艦隊大小有十九艘。爲四萬二千餘噸。俄國之太平洋艦隊亦有十隻。爲二萬五千噸。兩國所定之標準。必以我日本

海軍相爲較量也。當是之時我海軍雖共二十八艘約五萬八千餘噸其可以臨戰足爭雌雄於海上者不過十三隻約四萬二千餘噸也。中國海軍有五十二隻約七萬噸然其戰艦合南北洋及廣東尙不過十九隻約四萬九千噸之數然則英艦隊擁十九隻四萬二千噸每游弋於東洋豈非取標準於我國及中國以爲率哉。俄艦隊噸數所以較少者以但就守勢取標準之故耳然其數既有十隻二萬五千餘噸亦足以抗日中英等之一國而綽有餘裕也。何也以攻守之勢異也。日本既勝中國沒其海軍奪其堅艦以併諸其國於是乎在東洋海軍之力遂獨推日本自俄法德干涉遼東之事而日本之人引以爲恥敵愾之心愈益激發。邇日急欲增擴海軍頻造堅艦不出數年將見日本海軍聲威極其殷盛列國環睹其情各存備患之意於是乎英國增多其中國艦隊爲二十四隻約六萬四千餘噸俄亦增多其太平洋艦隊爲十六隻五萬五千餘噸英俄所以增多其在東洋艦隊亦未嘗不取標準於我也。我海軍雖將以四十五隻十萬九千噸計算而精選其戰艦堪以應用者仍不過十九隻六萬餘噸也由是觀之英俄所以增多在東洋艦隊之意亦自瞭然近時俄國變其政策易守勢而爲攻勢欲樹霸於東洋亦自昭著在人耳目間近者我新造堅艦二隻各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噸工將竣矣則我國增多戰艦卽爲二十一隻

八萬五千餘噸也。我日本擁此海軍力欲以稱雄於東洋已不言而喻列國亦豈能默視而止乎。英俄近報云英國戰艦在中國者有鐵甲巡船一隻號安達岷的得同此式者共有七隻前已將其三隻調來中國今又將舉所餘之四隻屬之於該艦隊以壯軍力諸艦皆載五千六百噸又九十五年即前所造之利伯兒艦亦將屬之於該艦隊此艦載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噸實爲第一等巡艦也近又將以驅逐水雷艦四隻屬之中國艦隊云云由是觀之則英國之中國艦隊已及二十九隻載十萬噸矣以比較我艦隊勢力則且將凌駕我而上也。又聞俄亦將簡派鐵甲巡艦魯肆一萬二千艘一百三十噸及懦馬苦五千七百噸礮艦鬼利耶苦九百六噸等於東洋艦隊中此信果實則其艦隊將至十九隻約七萬五千噸亦足與我抗衡也。近年列國欲伸擴其海軍基本之地英則自前年以來用力於軍港之修築近時又將新築一大船塢於新加坡查英國之中國艦隊北自白令海峽南至新加坡數千里皆其管轄區域而以香港及新加坡兩埠爲扼要之地向來皆以香港爲第一等基地以新加坡爲第二等基地自俄日爭雄東方多事俄法德三國艦隊來往東方必經由新加坡此地當東西兩洋之咽喉故近來英國將以爲一等基地出全力以據守此也此議本由狠禮龜兒伯兒考查而得至近時始有成議遂由其海軍本部提出辦理云如此則

將築造一大新船埠於彼阿公司。及香港船渠公司之間。意者早晚必見之於實事。不僅託諸空言也。頃有一報云。英國又占據配爾墨哀拉島。此島在太平洋中。距布哇不遠。此舉雖未知出於何意。英國久欲得貯蓄煤炭所於太平洋。非一日之故矣。今忽爲此無惑乎。內外海軍有識之士。以爲彼國實行其志也。

莫所設施已如此。而俄國所自爲謀之業。亦頗舉焉。自明治四年。移尼哥刺斯克軍港於海參崴。厥後汲汲防備之不怠。復築一大船塢。經閱七年之久。本年六月始竣。功頗稱聳固。但此港每年秋後。即結厚冰。船艦出入頗難。昨年曾用碎冰船。名死拉者。碎冰結以開船路。本年五月。更派大碎冰船至該埠。以備今年冬季之用。其船力能碎厚至十五英尺之冰。俄艦進出。雖從此可望自在。然終不如天然不凍之港之便也。且海參崴地僻在北方。俄欲振威力於中國海面。志在圖南。則安可不得南方一良港也。俄之爲俄。豈嘗須臾忘良港於中國。及朝鮮兩國之沿岸哉。求吾大欲。鬱未伸。蓋不知數年於茲矣。中國膠州灣。首爲俄人所垂涎。現時雖未能全奪其地。然亦將如赴壑之蛇也。雖欲使該灣永爲中國之屬。以今日情形論之。豈可得哉。近時又有一報云。俄借朝鮮絕影島爲貯藏煤炭所。查該島在對馬海峽之邊。本屬朝鮮者也。夫久假不歸。俄之慣技。則借該島之一事。尤不可視若等閑者矣。

英俄之於東洋。其勢如此。固已有謂法德美三國。因之亦生覬覦之心者。自余觀之。法實有然。夫法以安南之西貢爲艦隊基本之地久矣。若欲稱雄於東洋。此則不免恨其僻在西方也。故自干涉遼東以來。卽有覬覦中國之雷州半島。及瓊州島之意。本年五月。有法國東洋艦隊旗艦。名曰白碼兒者。突進中國俞林剛灣。測量灣內及陸地附近而去。於是此地之中外國人等。齊云其地早晚應屬三色旗下也。是法旗章德國亦於往歲之役後。四倍其亞細亞艦隊之勢力。爲七隻一萬二千噸。而德人每以不有海軍基地在東方爲憾。自干涉遼東以來。頗以爲有德於中國。乃欲得海軍基地於中國沿岸。蓋所垂涎者。廈門之金門島。已屢次測量其形勢矣。至近時將復要求福州附近之一島。於中國政府。意者異時必竟爲所得也。美國欲創霸於太平洋。稍異諸國所爲。蓋美國以合併布哇爲志。非始於今日也。唯日本海軍之增廣。似使美國亟生合併布哇之念矣。蓋美亦將以布哇爲海軍之基地也。

列國欲樹威於太平洋面。既如此之劇矣。雖然。其所以致此者何也。夫我國欲增廣海軍。本期出乎諸國之右也。然我一增廣海軍。則列國亦增廣其海軍。我能增多一萬噸。則彼等亦增多其數。我期十年增多二十五萬噸。則彼等亦必增多二十五萬噸。以萬敵萬。猶以一敵一耳。夫旣同爲二十五萬噸。則安在獨優於彼等哉。雖然。我

能增廣海軍亦是一策耳。彼等如增多三十萬噸，我亦可以增多三十萬噸。彼等如爲四十萬，則我亦可增至四十萬以上。未肯多讓也。倘我增多四十萬，而彼不能及此數，則我之增多，詎不善歟？雖然，奈財不繼何！且夫英國之所以增多其海軍，而稱雄於列國之上者，其以富甲於列國也。然則富不若英國，而欲增多海軍，不亦難哉？況我國現立此策，以增多海軍爲務。我發之而列國應焉，恐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彼此相增，勢必至三四十萬噸而後已。當此之時，騎虎難下，則思我國將來果何所底止乎？且增廣海軍不僅增多其艦隊已也。列國現築軍港，設貯煤所，猶必置驛傳，立兵站，以集我近海，則我亦須開築軍港，修貯煤所，以固吾圉也。按我國海軍之制，別全國爲五區，每一區置鎮守府。然此分法，爲臺地未歸我國以前所定。若論今日情形，不能不置一鎮守府於臺地。臺地之形勢，北控中國，南引澳洲，而東則連日本本國，且扼太平洋之咽喉，其爲要險之地，不待論而自明矣。其他要港宜修築者極多，不暇一一開列焉。我國欲增廣軍備，其端緒之多如此。然綜論我國之所爲，是猶在英國之地位，而欲兼法德之實者也。英以海軍爲主，法德以陸軍爲主。無如返顧我國，貲財難繼。由是觀之，我國實未能驟然增多海軍也。世人動言太平洋之形勢，故姑論及之。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續第三十九冊

譯世界雜誌西八月初一日

外夷內侵無已時。其初必以保護爲名。意者中國諸省，亦將假保護之名於外人也。外人以中國本部諸省爲中原之鹿，而擬環逐者久矣。英國有屬地在緬甸，今將欲得地於揚子江南方，然有法屬介在其間，故英國未能聯兩地爲一帶之版圖也。至俄德法三國，則久以中國爲外府，包藏陰計，想異日諸國得利於中國，必在英國之上矣。德國政治家常謂瓜分中國，莫善於使英法先相爭於中國，而德俄乘其弊，以舉漁者之利。夫俄法之於中國，僞友也。德亦包藏禍心，苟如有國唱言曰：宜分此老廢國指中國而言，所遺之貲產，則天下諸國固莫不欲得其一分。唯英則必沮礙此舉耳。然不獨英國爲然也。美國之與朝鮮，頗有貿易之關係，又日本意大利奧士得利之與中國，商務相通，並爲利害所關。然則瓜分中國，又爲諸國所不願也。中國在地球上人民最衆，四分地球之人數，而中國有其一國中之市場，天下均視以爲樂土。英國大藏大臣即戶部嘗於伯利士得兒演說云：吾人向欲得好市場於文明諸國，而未能如願。然今已得之他方矣。指中國而言。然其所以能得此者，皆由吾人於地球各地之勢力，先進一步，以擴我商業貿易之利權，故於今日亦當行此政策也。然則海軍經費之有增多，亦實不得已也。由是觀之，可見英國以中國爲貿易好市場之一。

班矣。且夫中國境域之大。物產之饒。實冠地球之上。且國中人民農則勤於田。漁則勤於澤。商家守信。頗有文明之風。又況海岸多有良埠。河川江湖。並有航行之便。所未足者。第鐵路及文明諸國均有之利器耳。其所以不能一振之故。則由政府紀綱不飭。實尸其咎。更極言之。其國家所以不能富強。蓋由政府之未盡美善也。夫以境域之廣大。物產之肥饒。而其府庫常乏。一歲所入僅數一歲所出。而不復有所贏餘。何其財政之不講若此也。況又紀綱不飭。有國而不能自謀。一任強鄰之掣肘。又何內治之不振若是也。今日之中國。與前三十年之日本無異。日本於西歷千八百八十六年維新以來。變舊習。行新政。國勢爲之一振。駁平進於文明之域。中國亦於中日講和之時。發諭示於國中。以整理財政。及教練軍隊爲務。冀洗從前之積弊。其意則甚美矣。然諭示雖勤。而中國尙尊虛文事修飾。上下隔絕。焉能整頓國政哉。泰晤士報在東洋訪事曰。上自北京衙門大員。下至地方諸官。及遐陬僻壤之卑官。委靡成風。偷安苟且。唯知重斂厚賦以虐人民已耳。奪公租。富私門。視爲固然。故其政府之所入者。不過人民所貢十分之一也。試以實際證之。中國抽稅之重。實大礙其貿易。每於內地重抽進口貨物之稅。實背條約。夫中國人口之衆。十倍於日本。而與外國貿易之多寡。則纔二倍於日本耳。千八百九十五年。中國之與外國貿易。爲五

千二百四十九萬八千鎊。而日本則爲二千七百十五萬七百二十五鎊。如使中國行新政。倣英屬印度行政及抽稅之法。則中國貿易之殷盛。應五倍於今無疑矣。夫以印度面積比較中國。則猶一與一半之比例。然中國歲入止八千二百萬兩。即當一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鎊。比之印度歲入六十萬鎊。豈不極少哉。夫中國與印度比較之多少如此。始知中國行政官及抽稅官等。所聚斂之貲。應二倍於印度人民所貢之稅也。中國抽稅如此之重。而政府所入如此之少。則爲有司者。非自私自利而何也。現如某大員。行爲貪鄙。人皆知之。其在官也。蓄富鉅萬。以富貴聞於天下。則欲以清廉表白於一世。豈可得乎。然則如中國大員。謂之吸食生民之膏血。以爲生活。亦豈有不可哉。

論俄國水師情形

譯讀賣新報西八月  
念四日

距今前四年。即千八百五十六年。俄國大興水師政策。銳意增擴。以至今日。然俄嘗急於治內。而不及外政者久矣。及近時內治稍有端緒。於是始議及海軍。雖未能及英法之備。然其國既無屬地在遠洋海之間。故其海軍之現情。猶足以守其國家。則亦足以爲多矣。今夫俄國水師。有波爾的克海艦隊。太平洋艦隊。地中海艦隊。黑海艦隊等。總計其現在製造之艦。則實爲五十六萬六千餘噸。艦數四百四十餘艘。其

未完

最大者爲鐵甲巡航艦一萬四千噸。鐵甲戰艦一萬二千噸。至少則有水雷艇二十三噸。然俄尙以爲未足。自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起。以七年爲期。大增其水師。及第七年之終。俄皇欲支出內帑一千百萬法郎。以補國家所費之貲。俄國財政大舉。臨時支出亦容易耳。蓋俄國水師將大興也。且俄國之製造。不待求之外國也。哥倫斯達得之造兵局。可以造新式兵器。聖彼得堡之造船局。可以造堅艦。並可不論何等式樣。第此二局。俱係新創。其技藝或不如外國之熟。故在英國。則需二年而成者。在俄必需三年而後可也。

俄國杜絕言論

譯大阪朝日報

西八月廿四日

俄京某新報。固該國所稱日刊之大新報。現今已停刊矣。聞該報館中有某者。密受俄政府之命。偵察新報館及文學諸會情形。以密告於政府。至近時事稍洩露。該館總理主筆諸君。揮某而使之去。於是俄政府檢閱新報房。發牒召總理某君曰。汝若不再用某於報館。則必有大刑隨之。如仍用此人。則或可從寬典。不苛求於汝。辭氣頗烈。某君大不平。謂不能受此不法之壓制。即日閉館。俄國政府杜絕民間之言論。亦已久矣。不足怪於今日也。即此以觀。彼全國諸報館中。固莫不有政府之間諜。隱爲館員者矣。嗚呼。亦甚矣哉。

英國及朝鮮之關繫

譯日本新報

西八月廿一日

西七月十九日。英國議院紮列士姪兒克氏。與外務次官哈兒孫氏。辯難朝鮮之事。哈兒孫氏嘗撰有極東論。詳言東方之情形。紮列士姪兒克氏亦嘗注意於東方。以策士稱於時。乃謂哈兒孫氏云。我英國之於朝鮮。一在極東。一在極西。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然有關係我國之利害。不可不察也。俄國海軍。率其水兵。以入漢城。即韓京。則我英國亦應進水兵於漢城。其數同於俄兵。以示我武之威。兼知我英國有利害於朝鮮非尠也。既而我政策忽然改轍。似無聲無臭久矣。外務次官哈兒孫氏。嘗撰論。頗有所主。今豈變其所見乎。抑失其故吾乎。試舉目焉。則見朝鮮及中國北部。現已隱於俄鷺之翼下也。俄國以鷺鳥爲旗章。俄國曾誓言云。決不奪朝鮮國。決不干涉其政策也。乃今旣教練其軍隊。又壟斷其採伐山林。及開鑿礦坑等事。又假手於法。以得專築鐵路之權利。又其於國境關稅。亦得從特典之利益。然則沙力士勃雷政策。將欲出於何途乎。不知其果斷何在。敢請問。哈兒孫氏對云。朝鮮之獨立與否。蓋萬國所同其利害。然君亦必知朝鮮微弱。不能獨立也。數百年以來。賴中國而立國。盡人所知也。自中東戰後。則又賴日俄而立其國。意者。君謂朝鮮亦猶中國北部。一任運於天乎。而不知非也。以余觀之。我英國之與朝鮮。未必同其利害。如中日俄諸國也。中俄

固接境於朝鮮。卽日本之與朝鮮亦止一衣帶水之間。唯我英國則但以商務關係於朝鮮耳。雖然我英國極欲使朝鮮獨立而不欲使併吞於他人之手也。其港灣多係東洋險要之區。若此等險要之區。俾俄人得以遂其南下之志。固我英國所大不欲也。吾人但須保護我利權。以沮礙他人包藏不逞之志於朝鮮可耳。由是觀之。英國政策所在亦可畧覩焉。

論英國在下議院人物

譯民友報

西七月廿四日

英名士溫昆諾兒氏論英國下議院人物。蓋能操月旦之評者也。夫論英國下議院之人物。則必先舉虞拉得斯董氏。虞氏雖已退休於寬閑之野。不在此院。然其流風遺範之存者。久而常新。其初辭去之時。余意院中從此寂寞矣。然下議院本名流聚集之所。豈一虞氏之出處進退。足爲院中之輕重哉。唯虞氏一去之後。似下議院之人物漸入老境也。何也。英國政家本尙齒德。現以五十歲之人列入院中。則稱爲年壯之士矣。往時日埃母斯樓撤氏四十歲時。卽爲阿爾蘭地方官。萬民反唇。昭昭在人耳目間。虞氏在院頗久。年已八十四歲。矍鑠猶壯。精悍之氣未嘗少衰。當是之時。哈哥得氏七十歲。占琶連氏及莫列士之徒。亦將耳順之年。然猶似青春子弟。今虞氏旣不在此。而七十歲之人。卽爲院中耆宿矣。虞氏旣去之後。下議院之人物推哈

哥得氏爲第一。氏以千八百六十八年入爲議員時。年四十。計在院已二十有九年矣。氏本出身於律師。及入院之後。卽止而不爲。蓋院中之章程使然也。當氏爲律師之時。名聲隆盛。一年之入款。多至一萬五千鎊。然氏棄如敝屣。以注意於政事。其志所在。亦可知耳。氏本富於機智。才鋒無窮。好以冷眼諷刺一世。其吐語清雋。自有一種馨香之氣。院中無有出其右者。然氏所以未能爲英相。亦實坐此也。蓋英人性本慎重。不甚喜輕薄之風。甚至一顰一笑。亦不苟發。嘗聞地方純樸之人。誦讀哈哥得氏演說。謂爲消閒之具。不復覺其爲議政而發也。然氏雖長於才辯。惜不能卽席就演其說。必手携草稿。宿構而成。故其一言一句。皆有來歷。夫一言一句之不苟者。英國有數人焉。而哈氏居其一也。莫列氏亦於演說之際。手携草稿。與哈哥得氏無殊。然在院久。嫾於演說。已稍脫其習氣。氏以文學名家。用意頗爲縝密。蓋在院演說。率爾不用意。暴吐其所見者。頗不爲人所重。雖然。過猶不及。其失一也。哈莫二氏。可謂不同而同者矣。哈哥得氏嘗爲敵黨所駁詰。未嘗能應對於咄嗟之間。惟虞拉得斯董氏。則逢敵黨追究之時。未嘗少變其色。爲敵黨詰難於咄嗟之間。未嘗少狼狽也。即使己之黨形勢不利。尚綽然而有餘裕。是其所以卓然於下院諸士之上也。要之。哈氏之短處。在於當莊重之時。失於輕快。蓋尺有所短也。哈氏襲虞拉得斯董氏之

後就下院之首位乃暢演其說語語流暢又善不失莊重極脫平日之窠臼且其在前期議會時揮霍縱橫尤極其技倆之能事實足優爲下院總理焉夫變稅法非易事也然氏能成其功萬人齊稱云民主旨義之本尊蓋在此也自氏委身政事十餘年其極得名聲者亦即在此時也指一千八百九十四年開國會之時而言莫列氏與哈哥得氏其演說之法雖同而其形體則不相似哈氏身材雄偉長六尺隆鼻巨口可以想見諾兒曼種族之遺形且其平居爽快嬉嬉咲笑風采宜人莫列氏則異是中身瘦軀有幽愁冷刻之狀動作謹嚴常以冷眼觀世新報常以澹定二字評之法人某嘗見氏者評云氏蓋信人世爲始終皆惡者也意者以人性爲不足復言也

法國抽狗稅

譯大阪朝日報西八月廿六日

法國之狗無論獵狗與家狗概有稅一匹抽稅約一法郎至十法郎現法國中約有二百九十九萬匹之譜政府所抽之稅一年約八百萬法郎統而計之一匹約得三法郎也據統計學家都兒龕氏云狗數每年有加無已在距今前二十五年飼狗之家約百八十萬至千八百七十五年則有二百三十萬家至千八百九十六年即昨乃有二百九十九萬家狗數日益增而狗稅亦日益多矣法國稅法亦奇矣哉

西相得兒哈士地魯傳

譯國民新報西九月初二日

西班牙國總理大臣得兒哈士地魯氏以上月八日爲自由黨人所狙擊遂卒氏以千八百三十年生於該國馬拉哈十五歲入麥得律得大學十九歲成業乃主新報事二十一年歲之時又爲拉伯得利亞報主筆該報乃保守黨之大新報也千八百五十四年爲國會議員五十六年任公使駐紮意國六十一年爲外務次官六十五年任大藏部戶兼殖民大臣首唱廢奴隸之說於國會保守黨人遂推之爲總理千八百七十四年阿兒分蘇十二世卽位任爲總理大臣七十九年讓職於麥地濕士八十一年復爲總理大臣八十五年退職卽日爲下院總理九十年復爲總理大臣以至今日四十年如一日鞅掌國事蓋亦傑士矣氏於政治之暇多有所撰述云

刺客就刑

譯大阪朝日報西九月初九日

西班牙國社會黨人密地埃兒安奚路刺死西相得兒哈士地魯氏旋被擒獲上月二十日上午始按律處死獄吏告以將行刑刺客聞之稍有驚色有教師告之云宜入教堂而後就刑刺客云余以此囚室爲樂土豈須入教堂哉迨至法場教師復勸以宜向天帝懺悔生前之罪孽刺客云當面議諸天帝耳遂從容就刑

檀香山人酷待華民

譯讀賣新報西九月初三日

西八月三日拉巴回回管理耕地人路那無故毆打中人某某忽倒地不省人事遂

施入室中爲之施救。中人在該處耕地者約五百餘人。羣抱不平。擁至該室前。大聲齊發。欲奪病者而去。室中人急告警於捕房。遣巡捕數人往彈壓。始漸散去。既而中人等攜器械復至。欲致死於巡捕。捕頭急發令放鎗。斃一中人。中人乃退聚一處。入夜焚篝火以警備。迨黎明計有五百人相攜而去。耕地中遂不復見一中人。蓋管理耕地人待中人太酷。故致此也。

查攷西伯利亞茶業

譯讀賣新報

西八月廿三日

日本農商務省技師某君奉命查攷茶業情形於西伯利亞。頃歸國語人云。西伯利亞之人善於辨別茶味。與美國及他國之人不同。飲茶之法和糖於茶。近始稍有加牛奶或珊瑚之風。其民在中等以上之人多用中國紅茶。在中等以下則用磚茶。磚茶者紅茶之末所製而成。其品頗劣。云西伯利亞飲茶之俗約始於二三百年前。每喫飯必飲茶。如有人到訪亦先餉之。飲茶之習俄國可謂盛矣。前年自諸國輸進茶於俄國約四千萬斤。黑龍江一帶之地不在其列而中國則十居其九。輸進之法搭載輪船至黑龍江口尼哥刺斯克。以運於內地。其自海參崴而輸進俄國則極少。俄國稅法在以兒克斯克之東可免稅。而西則有稅焉。如精選我國所產之紅茶及磚茶等。以投俄人之所好。則能與中國之茶競優劣於俄國也。昭昭然矣。

黑龍江下游擅立呢廓費克商埠於江口之左。時維咸豐五年。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也。咸豐十年。即一千八百六十年。中英啟釆時。俄又圖謀南下。欲竊據滿洲之東北海灣。屢招法工至此。國人之獲譴者。亦皆謫戍於其地。並乘北京被圍之際。要挾中朝。斯時中國執政諸大臣。早已雜亂無主。何可再經此要挾。遂乃與之立約。允讓黑龍江及海參崴諸地焉。咸豐十一年。即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又有輪舟二。滿裝法工。自舊金山開行赴東。其所以招此法工前往。以羅刹專事酗酒。性極懶惰。欲恃以開闢土地難於得力耳。據俄京時報云。一千八百六十年。中英之戰。惟俄絕大益處。蓋俄乘此機會。奪地南下。至七百六十英里之廣。但俄之執政諸公。奪地之心雖雄然。抑知國之富饒。不在於奪地。而在於營商乎。俄之商舶。乾嘉年間。即有見於粵省者。然仰給於英京。迨蘇彝士河開。中俄水程較捷於中英。輪舶往返。約少十日程。俄之商民見此情形。遂於歐脫賽海口。設立輪船公司。但俄之出口貨。除運送軍需糧餉外。餘物無多。兼之俄之商民。又無成本。故公司雖立。仍不能大興商務。而國中所須萬餘噸之茶。仍須由英輪轉運也。

右篇見之於友人處。見其有關大局。故刪而譯之。

自記

談瀛館隨筆

呂宋票

順德譚培森輯譯

發財票始自西班牙國。西班牙俗稱大呂宋。故發財票又名呂宋票。小呂宋爲西班牙屬土。發財票因極盛行其地。逐利者運至中國。在上海甯波等口岸廣招有元龍癖者。大賽輸贏。按西班牙辦理發財票之法。其所得之利。政府視爲正餉。每月開彩三次。每月價值由小洋三元至十元不等。每頭彩得小洋由五萬至一萬元不等。每年歲底開賽大彩一次。共票五萬四千張。每張賣小洋五百元。共進小洋二千七百萬元。獲彩者二千七百份。歸本者五千三百三十九份。共支小洋一千八百九十一萬元。除支之外。餘小洋八百一十萬元。並凡得彩銀。每百抽一。共小洋一十六萬一千零五元。兩數合小洋八百二十六萬三千零八十五元。均解戶部作正開銷。

著色照像新法

照相之法愈出愈精。而著色照相尚未得窮其理。考著色照相三十年前創於英人。格冷之手。法學士沙路擴而充之。及後法學士阿順德。學士奧頭拔。將此法苦志考求。冀得盡善。而荏苒多年。未收實效。今差律頓堡地方。在普魯斯國。有格致師名科高者。已得新法。能將十色五光移至紙上。形影逼真。鬚眉畢肖。且能閱久顏色不變。曾有

照就圖畫數幅。送至英德美諸店代售。想購者必爭先恐後矣。

西班牙國兵額

西班牙國向稱雄霸。因立政過苛。屏藩各圖自主。外亂內變。至於今日。幾有不可收拾之勢。而觀其兵部所刊本年陸軍冊。又似銳氣未盡全消也。計步軍共五萬四千一百四十二人。馬隊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人。礮隊一萬零一十三人。工程隊三千八百三十六人。籌防隊二百二十六人。支應隊一千三百二十人。軍醫隊八百二十人。收打駐防一百七十八人。米里也駐防一百人。諫納里駐防一百一十人。發往武備學堂差遣五百八十一人。以上共八萬三千七百二十五人。此是專指在西班牙本國常川駐劄而言。至於調往守護屬土者。不在其內。

絕大輪船

德國咸北輪船公司。新造輪船一艘。往來歐美之間。舟長五百六十英尺。頭寬四十二英尺。腹寬六十二英尺。載重二萬噸。爲亘古未有碩大之船也。船上能容上等客二百人。下等客一千三百人。每點鐘能行十三英里有半。

最捷火車

有人訛環球以內。歷來火車行走之疾。當推去年西九月十一號紐約公司之火車。

焉。該火車由紐約啟輪。車長三百三十七英尺。重五十六萬五千磅。至東巴芬蘆。共四百三十六英里有半。祇用時候四百零七分鐘。萬國輿圖巴芬蘆作八發魯

### 歐洲兵額

歐羅巴全洲。太平<sub>太平者無戰爭之時也</sub>兵額開列如下。俄國有八十五萬八千人。計每千居民得兵九名。德國有五十八萬人。計每千居民得兵十五名。法國五十萬二千人。計每千居民得兵十名。奧國三十八萬人。計每千居民得兵九名。意國三十萬人。計每千居民得兵十名。英國有二十三萬人。計每千居民得兵六名。日國<sub>即西班牙</sub>有八萬五千人。計每千居民得兵六名。比國有三萬一千人。計每千居民得兵八名。

### 紐約新橋

紐約至布碌連之鋼線吊橋。長一千五百九十五英尺零六寸。工料美洋一千五百一十萬元。素稱傑構。今有美人麥當納者。承造一吊橋。由紐約至新這塞橋。長一千七百邁當。內在陸者九百四十七邁當。跨海者七百五十三邁當。橋高離海四十五邁當。橋寬三十八邁當零十分。上築鐵路六條。共估銀美洋三千五百萬元。按每邁當合華尺二尺七寸五分。

### 南北極情形不同

南極氣候比北極尤烈。南極冰田之廣。比之北極近赤道。有十度之多。北極東西兩半球沿冰海一帶。均有土番聚族而居。南極則萬頃玻璃渺無人跡。北極大鹿麝牛生焉。南極自緯線五十度以南。昆蟲鳥獸一概淨絕。北極七十八度以內。夏令遊其地者。恆見百花怒放芳菲滿目。南極自確泮島以外。<sub>在南緯線六十四度十二分</sub>百卉不生。即莓苔亦從不見。在司必士勃近<sub>在北緯線七十九度</sub>草木生於山者。高至三千英尺。南極所有之山。自巔至麓。無非積雪。從來人所到過者。南極在南緯線七十八度十分以內。北極在北緯線八十四度以內。北極陸地甚多。南極祇有一片汪洋。幾無駐足之處。北極中有積雪環帶左右者。皆有實地。南極地在中央。四圍盡是冰洋。西伯利亞及哈森灣北鄙。每逢夏令。太陽甚烈。北極以地近此。所有冷氣亦被消滅。南極四望無際。冰雪重重。環護朔風凜烈。所以週年天氣寒凍非常。北極冷潮能送浮水流動者。祇有兩處。浮冰不到者。地不冷。南極冷潮到處長退自如。浮冰漂蕩。直至溫帶。其冷可知。再者北極司必士勃近。及那化深拔拉兩處。常有海潮送暖氣至其岸邊。南極則自南緯線五十五度以外。海潮暖氣停止不前。

### 淡北菰

菸。中國亦呼爲淡北菰。蓋從西語也。考淡北菰乃由英人狄勒在淡北菰地方覓出。

在墨西哥之東南一千五百六十年卽明嘉靖二十八年始傳入歐洲。因以其地名而名之曰淡北菰。初土耳其王阿瑪辣第四禁吸菸。犯者大辟。俄羅斯王美機兒拿吸菸者削其鼻。英王查及厄活曾著書論吸菸之非。呼菸爲惡草。教王烏班納第八在位。吸菸者逐出教外。

義祕交犯專條

番禹黎 煙譯

未完

大祕國大伯理靈天德大義國大皇帝願將兩國所有逃犯彼此互爲緝拿。交其本國是以特派全權大臣同訂專條以資永守。祕國外部大臣羅義國代辦大臣伊今將所奉全權諭旨互相較閱後議定各條列下。第一條兩國王家如遇祕國有逃犯往義國地方或義國犯逃往祕國均應互爲緝拿交其本國懲治。

第二條所交逃犯之法止係違犯國律果應入拿解者乃得照辦。今將應解各罪名列下。弑父母者殺害小孩者殺人者用毒物害人者謀財害命者私娶二妻者搶劫者強姦者陰計害人者拐騙小孩者放火者結黨作亂者攔路劫奪者私鑄國寶者傷害國庫者假充國家憑據者假造銀票者假冒官諭者假充官差者假造印信及印花及信票者假造

官告示者假造合約者假充證據者誣枉良民者私盜國庫者故意倒閉吞騙者在船謀反者故意弄壞車路電線及機器者海洋爲盜者以上均入拿解之例。

第三條所立交犯章程止係指平民百姓而言。官家永不入拿解之內。所交之犯係犯某罪被拿者不能又加以別罪。及又責及前時所犯之罪。祇應照第二條章程辦理。該被拿之犯無論已治罪與否或此時置而不辦限三箇月內不能加治以別罪。且限滿仍可任其復回原處。

第四條交犯之例如遇該犯逃匿之國。查係犯罪過期。例免追究。過此限外則原犯之國家不得再追令拿交。各國例有不同。有係犯罪過期若干日後則免追究。

第五條立約兩國斷未有將其本國人民拿交別國懲治者。如果別國人在我國犯罪。應照我國定例辦治。止要將該犯獲罪原因報明彼國而已。

第六條倘遇犯人先在本國犯罪後又在彼國犯事逃至我國者。按章自應拿解。但本國未有來文取問則可。將該犯拿解彼國設兩國同日來文取犯應按其在某國犯罪較重者交歸某國。或遇兩國所犯罪名輕重無相上下。又係同日來文者應將該犯交歸本國。如先在義國後至美

第七條遇該犯在我國先已犯有罪名後遇其國來文追取者應俟我國按律懲治後方可拿交彼國。

第八條該犯在逃匿之國不論與某立有合約未滿等事不得藉此阻撓以爲不能拿解。

第九條兩國遇有取犯之事應先由駐紮公使備文知照將犯之罪名及應治之罪狀列明文內並要該國審司判定之案卷一併鈔粘以備查核或將原卷鈔送彼國外部並將犯人之面貌證據一齊照會更爲周到

第十條如遇十分緊要大犯防其聞風逃逸則兩國可以變通辦理彼此均從速先拿此等緊急事情交犯之國不得延過四箇月之外

第十一條如係搶刦大犯按例於拿解時應將該犯所用搶刦之凶器同時送交設或該犯先已逃匿及身故等情又當別論俟後搜捕到案再行根查

第十二條所有代拿及養犯之費項俟將該犯解到彼國口岸應由收犯之國如數給還

第十三條如兩國爲審犯重案要往彼國詢取證供等件應由駐紮公使行文通知或由大審司<sub>即如申備文知照亦可</sub>但兩國之官均須遵照條約辦理

矛盾<sub>問爾說八號徐云曾道台不肯照付墾款</sub>答是<sub>問爾想此說不足以毀徐委員五號與爾約定之事乎</sub>答當時伊只說此事已毀其所約無如伊復有我再爲設法之說<sub>問該電內爾復說爾已函請曾徐憲卽日收回期美尙無回信云云所說之函是否卽五號之信</sub>答否<sub>問然則是何信答從前去過一信想必在徐處</sub>問所說係何信<sub>答卽武甯損壞後之一信我送祥生廠估單去後徐說此項伊不能行彼項伊不能辦我乃發信並說伊要了事伊必照辦</sub>問此信爾能認得出否<sub>答我認不出徐屬我不要提及此信</sub>問爾與徐委員五號約定之事<sub>八號電稟督憲是否未提答未提</sub>問爾說驗船師謂機器應修之處<sub>係郭委員刪去</sub>該驗船師是誰<sub>答是桑尼</sub>問爾說桑尼說此有無筆據<sub>答與徐委員口說告知我相同並無字據</sub>問八月十四號爾記得有信致曾道台否<sub>答我不記得</sub>威律師曰此信似無憑據<sub>坦律師曰我所問與憑據不涉但我將來自有憑據現在我想我應以此信先向邊列士說及</sub>威律師曰坦律師所說之信我不辯駁至憑據<sub>坦既說伊將來再行呈出我可允從</sub>韓總領事謂坦律師曰爾所言甚是邊列士取該華文信示其通事<sub>彼云係王姓所寫</sub>問王姓是否係爾寫字房之人由寶勒屬令伊寫<sub>答是</sub>問此信爾不記得與寶勒商議<sub>答不記得</sub>問至此中西官退堂<sub>訂次日卽七月十五號十點半鐘復審</sub>以上第八次會審編列二十二號<sub>親三十六冊經信隆行及邊列士署名復由英領事署簽字</sub>答是信隆租船案於六月十六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仍由坦律師問邊列士<sub>昨日爾說八月十四號一信係寶勒所發爾不知情</sub>答是<sub>問是日是否另有一字據</sub>問此字據<sub>另有英字譯文否</sub>答無<sub>問爾送至英領事署簽字時徐委員同去</sub>否<sub>答未同去</sub>問曾道台同去否<sub>答是日未同去</sub>問是日有人代被告同去否<sub>答無人問然則誰與爾同去辦理此事</sub>答威律師<sub>問字據上所有信隆行字樣及爾之名字是否均爾所簽</sub>答是<sub>問彼造無人在場</sub>答無<sub>問此字據是否爾當夜送至徐委員處</sub>答是<sub>問此外另有信件併送否</sub>答記不清<sub>問所要二萬五千兩是否未聲明緣故</sub>答未聲明是晨商議此事<sub>徐委員說要英領事署字據我許之并與之說明要伊在英領事署存銀二萬五千兩此款我與被告及領事署均不得取動將來查辦之時倘查得我之理長則應以此款給我當託威律師照辦此事實係如此商定徐委員亦頗滿意</sub>問其意是否以二萬五千兩存在英領事署然後再行查辦<sub>僅以此款作爲押質答此款應照付存在領事署既存後我卽交船所事再行查辦我知我將事之顛末剖明必能得到此款</sub>問

督憲應知我必按律辦理。問新福建是否兩天後被阻。  
約是十一月二十三號。問是否爾或爾之律師於十二月十號不允此請。  
問爾還議辦法否。答還議何用。威律師曰。請調處一信既不成照例彼此不應。  
稍存成見此係密事我從未提及爾之來信及爾所請調處幸孰思之。担律師曰。  
威律師所說提及一節前照不存成見之例查辦此事非我所經理我所請明白調  
處一層係屬案中緊要關鍵。威律師曰。如此已可幸勿再說其詳細。問一千八  
百九十七年正月十六號爾曾否接信請將全案歸公正人評斷。五覲第答曾接  
信。問請歸公評是否請二洋商公評并由該商請一公正人爲該商之公正人先  
示名姓所請是否如此。正月十六號一信爾是否當日卽見。答一二天後始見此。  
問不允所請是否爾屬威律師不允。答是。問此是否卽威律師來信。答是。  
其信當卽呈堂編列第四十三號曰龜律師鑒啟者接奉本月十六號貴律師函請  
歸公正人判斷一節感泐之至無如本律師不能以此勸令此造接受再前查案時  
借給貴律師賬目偶爾疏忽尚未取回合併奉聞威金生具。問爾何以不允將事  
歸公評。答我想華人如此待我事太過分伊等毀我生意我豈能答允公評。中國  
政府違背各約款停止我生意我復給予赴英國臬署涉訟之便伊等不答允故我  
亦不答允公評。韓總領事謂邊列士曰爾所述係屬演說非答。担律師所問  
律師復問曰爾想事歸洋人公評能全屬公道否。答自然公道。問華官是否不  
獨允許各延一人事歸公評並允許二公正人均延洋人。答是。問爾不允歸公  
評一節我只有兩句要問一爾不允歸公評爾曾聲明緣故否。答我將緣故告知  
威律師。問爾何以不允歸公平之緣故威律師向被告聲明否。答威律師有信  
辭之六覲。問然此非不允之緣故我問爾不允曾聲明緣故否。答無緣故。  
問爾接信調處曾復議如何調停否。答我想威律師曾復議調停。問是否卽在  
彼時。答數禮拜後曾有回復。問爾記得所復如何並何時回復。答經領事署  
回復。問是否係爾請由領事署回復。答是。問爾復請爾記得在何時何日。  
答我想。韓總領事曰。邊列士記得不記得與此事有何關係。担律師曰。我但要  
伊說記得不記得。邊答我不記得。問爾所請來信如何調處。答由我請去信。  
請自扣船之時及自原告認所擔承各款之時起歸公正人評斷。問照爾所請是  
原告應認爾所擔承各款僅將扣船應付給數日若干歸公評斷。答是。問爾意  
倘華人願認爾擔承之款將應賠償數日若干歸公評斷。並若能以此爲公評之

然則無論如何爾必得此款。答此係交還二船所需字據中已說。問然則該字據內徐委員如亦簽字爾交還二船是否即可牽制徐君照付。答簽立該字據無非使徐委員可以此呈諸督憲並無牽制之意。問照此辦理是否付給領事署銀二萬五千兩待爾交船即以此款給爾然後再將全案查勘定奪。答是。問然該字據內並未叙明如此辦理其所載係付銀二萬五千兩並無須至領事署辦理一切之說故爾簽立該字據豈不均係爾之意見。答固屬我之意見亦係被告之意見此據極有理並無不合之處所事我但知自顧籌防局應自留意。問爾言誠然然我試述徐委員來我寫字房所說其言曰是晚即八月十四號簽立字據之日邊列士送來一字據由領事署簽字云須先付銀二萬五千兩方能交船我接收後向邊列士說我等所爭之數僅五六十兩然我可在領事署存銀一萬元或一萬兩由領事給我收條再將案歸公正人評斷如查出有我應付之款即由所存銀內扣除倘我無應付之錢應即將存銀還我所有邊列士欠我之錢亦應由領事爲我追償云云徐委員所說如此是否係屬實情。答全非眞情。問八月二十四號爾記有信致曾道臺否。爾說徐所言全非眞情。答我不記得如有信去必簽有我之名字。問爾所發之信爾能賴乎。我看過原信方能說是否。坦律師將原信讀伊聽邊稱我不記得有此信我會發過一電。問爾不記得親發此信。答不記得。問二十五號爾行中又有信致曾道臺爾會發此信否。答如係我發必簽有字。坦律師將信給邊閱後答簽有我名是我所發其函當經呈堂編列第四十一號曰曾大人鈞鑒敬肅者昨日具呈寸牘未蒙示復念甚念甚再啟者小有所墊辦各船所需之修費已經繕具清帳懇請撥還在案迄今數日未蒙給付而各欠戶登門需索孔急頗有不可再緩之勢且江甯船亦被停走小行生意大有關礙以致吃虧更甚茲特具函奉聞若不將款在此兩日內清給小行卽須將駕時船先行照西例變賣以償摺款轉交各欠戶也專佈伏候示復並叩勦安英商邊列士上稟七月十七日。問爾見此信提及先一日所發之信否。答見但我不記得。問江甯船是否八月二十四號阻止。答是。問信中爾說各欠戶逼索甚急是爾銀錢之事頗形窘迫。答自然。問信內爾說江甯被阻致受虧折。答是。問信內爾是否又說索款若不在兩日內清給爾須將駕時船照英律變賣。答是。問八月二十五號爾又寄一電觀三叶。問天內付給爾須將各船變賣。答是。問電內爾稟督憲稱所索之款以及另費若不在兩是業已呈堂電係照英文發。問未提英律字樣是否僅說變賣。答我想

根本不爾可答允然原告從未認該擔承之款此層最屬緊要。答被告未嘗不切說該擔承之款彼復狀曾說所爭者此耳。問擔承各款被告豈非全然辨駁不認。答未不認。問爾是否說扣船之前被告曾認擔承各款。答爾十一月二十三號請由爾付給各船駕駛水手人等薪工之時我說此時即是被告認之之時。問被告請調處時曾說所請如其不允十一月三十號後應作罷論是否曾有此說。答謂調處之法外另請別法辦理否。答無我何必請調處。答有此一說。問照爾所請調處之法外另請別法辦理否。答無我何必請調處。問至此中西官退堂計次日即西七月十六號十點半鐘復審以上第九卷會議審信隆行租船案於六月十七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坦律師復問邊列士曰爾第一次向籌防局索款若干。答我所索款項甚多其帳本無定日日加增前所送截問爾所交徐委員是否即是此帳。答記是此帳其帳當即呈堂。問此帳是否即爾寫字房中華人所備。答是係書手所備。問是誰。答書手或有數人不知是何人所作。問現在爾查得出否。答當將該帳給在公堂之原告書手閱看。威律師曰在公堂之原告書手無人書此。此帳未經簽字不能作數。問送交之帳爾均未簽字。威律師曰與此不涉。龔朗甫說此或是抄據。問徐委員說當時交伊之帳即係此紙爾知之否。答我不知。問爾係生意人若索九千兩或一萬兩寫字房中定有抄底。答我想應有抄底。問爾能將抄底交出否。答我未帶來。坦律師曰照此情形我不能再問下起我說該帳大半不真內有虛假此係第一次送交被告之帳最為繁要。威律師曰邊列士說此係伊承辦修船之索款各項必記在伊寫字房簿內如有何項說是不真我請查對簿子。韓總領事曰此事所請暫緩再審不免耗費功夫如有某項不真可查對原告簿子。坦律師曰我並不欲請暫緩再審然威律師所請之法費時太久因帳內款項太多有為修費者有為別項事者均須查核如各項單子均交出易於辦理可省功夫。問爾送交第一項計若干是否係修費六百二十兩爾記得否。答是。問爾所索之款各項另有細帳交徐否。答徐委員均可隨時查核。問爾所索總數另外有無細帳交徐委員表明總數如何核成。答徐委員未問我要我未交伊。問至今爾曾交徐否。答我會交爾我想即是交徐委員。問何時。答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間。問是否爾親自交我。答由我所延之律師送交坦律師。問爾所送交之帳內是否

否會指出各項如何核成六百二十兩。答是。問爾開細帳是否此係第一次答非第一次徐委員知有遠昌舖一單計銀六百兩並知係因何項所費。問該六百兩爾交細帳單否。答未因徐已知其詳細。原告當交坦律師法文字據照片一紙據說係徐委員之繙譯所書此據未呈堂所開總數共計一千九百二十兩其中坦律師所說之六百二十兩亦在其內。照片既交後邊列士復稱足見徐委員已知六百二十兩一款之底細否則伊繙譯不能將此款併算在伊所記之帳內及徐委員之華字帳內。坦律師曰然則六百二十兩已包括在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款之內。答是。坦律師查閱照片復問曰我見有修江甯船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款六百二十兩是否亦在其內。答是。問然此仍非答我所問六百二十兩之款如何核成之一句。答爾已有華字帳之法字譯文華文非我所知。問我要爾說六百二十兩一款如何核成係何時交徐委員。答我必已將詳細告知徐委員否則伊將票據借給坦律師照鈔想坦律師已有鈔底擬請坦律師將鈔底呈堂。坦律師謂伊無鈔底未嘗見之擬請將票據附在所開之帳一份呈堂。問此與伊初時所答相同六百二十兩一項爾稱係修理四船所需我要問此項係如何核成。答我想我已答所問徐委員必已知之。問爾有六百二十兩之票據在此否答有。問爾前曾將該票據交徐委員否。答未交然我會將何項所需告知伊原告當將二十兩及六百兩票據呈堂。問爾將票據分開否。威律師謂前次伊之法文繙譯不能將六百二十兩併算在一千九百二十兩一款之内。問此與伊初時所答相同六百二十兩一項爾稱係修理四船所需我要問此項係如何核成。答我將票據交出以便呈堂。韓總領事曰然威律師稱此時伊不便呈堂。坦律師稱伊要將票據查核。韓總領事曰然但票據應譯出呈堂。坦律師曰此係原底應將原底呈堂。威律師曰我欲就爾之意辦理故擬說票據如有不合之處伊可請交出。坦律師曰爾所索之款應由爾指出各項均屬眞實無欺並均應向伊但請將票據交出。坦律師稱我要各項詳細聲明因此案大都須看各項帳目如何開法此層我想韓總領事之意必與我相合。韓總領事謂逼令原告將帳目照坦律

會審會報  
律師所擬如此辦法殊不公道。因原告擬隨時將票據呈出聲明其所索之款今照律師辦法是將原告票據所挨之次序攬亂。坦律師稱此案所爭重在帳目之細情不在數目之多少。韓總領事謂此說不足以託辭。坦律師所請辦法既將原告所有之字據次序攬亂亦不免耗費工夫。坦律師不以爲然謂我所請辦法並無如彼造所說不便之處實則甚爲利便。伊頗願自未一說起然其中情節甚多實有爲難之處。初時索款係屬最緊要之時必須理明現在關鍵究竟是原告索款有理抑是被告駁之有理並是是否原告勒令照付有理抑是被告不允有理所以現應辦者全在分清界限及彼此初時辦法。韓總領事曰要原告將其所有票據全行呈堂我想殊不公道。坦律師謂字據現在如不呈堂對証將來查核未後索款之時難保原告不藉口某字據未嘗呈堂云云我所請辦法實屬可行既有次序亦很方便公堂應可滿意以我爲是。韓總領事謂何必從事細情。坦律師如以第一第二次索款爲不合理伊可屬原告將第一次索款內所開各項票據交案指出不合理之憑據。坦律師謂我要將是案關鍵其中實情粒粒分明所謂關鍵者即坦承各款之來由然字據如不呈堂編列號數則將來引證之時不能說照編列之某號索款若干云云諸多不便伊欲藉者所索之款係屬無理然字據未呈堂伊所欲藉之處將何以使公堂明白。韓總領事曰爾所請非請將所索之帳而請將索款之憑據呈堂。坦律師曰此案必須查核細情我竭力以開誠布公爲主然非澈底根究兩造彼此相關情形眞不知將何以顯明而兩造未後一看此則將船扣住彼則指不交船一層我既要看分清其兩造行爲我亦要申明此卽從前貴總領事所居之地。韓總領事曰我從未居何地位。威律師將龍昌修理單呈堂編列第四十五號。韓總領事曰我須說坦律師所辯有理。坦律師復問邊列士曰爾第一次索款在何日數計若干答八百兩有奇。票據原底或填底是否七月間交徐委員。答未矣然票中所開均說與徐聽徐委員常來我寫字房我將數目大慨告知。問其中有無某項在于元以上者。答無。問爾說各該票據應歸籌防局發給係憑合同第幾款說。答憑第四款又第七款亦憑與曾道台口訂之事而言所訂即籌防局當將各船修理妥善一節然未照辦且據徐委員所屬從首辦理勿交洋船場可交華人所開之舖修理一說足見其情。問與曾道台所訂一節是否係口說。答是。問在未訂之前抑在已訂之後。答在前。問口訂之事何以未載諸合同爾能說否。答曾道台向我說船須進鳴安爲修理我以爲妥修後始行交船。問爾說曾道台提及一千元一條款是否。

之鴻軌。仁人之言利溥天下今謹錄冠會報之首以當登高之呼。我四萬萬人其將有所感也。叙中所言桂君之摺陳君李君之稟他日尙當訪其原稿登之報中。海內君子或於此事有所撰著不吝惠賜當以次錄入公諸天下。本會記。

### 宗室壽富來稿

知恥學會後叙  
語曰四郊多壘大夫之恥也。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悲夫吾中國早知以是爲恥安有今日之禍哉溯自嘉道以來官不恆欺蒙吏不恆貪墨士不恆無用民不恆叛上釀成戎禍殺運斯開英人憤我官吏之貪婪窺我士夫之庸懦狡焉思逞構釁粵東始於澳門極於閩浙虔劉我士庶搖蕩我邊疆我中國輸鉅款割香港訂五口通商之約減歷朝納稅之規蓋自我朝開國以來未有示弱如此者當是時我中國不恆不能自彊以事君而恥不能虛聲以禦侮於是乎英人法人狎我之無能利我之富厚陷我粵東執我使相犯天津踞上海構兵連年長驅直入驚我乘輿焚我郊甸我中國輸納金帛伏首請和爲城下之盟忍不敢較不以爲恥於是法人以教案窘我於天津矣不以爲恥於是俄人據伊犁要我於西徼矣未幾而日人取我之琉球未幾而法人取我之越南未幾而英人取我之緬甸之數役者戰則喪師我之恥也和則失地我之恥也至於甲午之役失高麗割臺灣償兵費至兩萬萬中國之恥。

至斯亟矣。嗚呼。此誰之恥哉。吾以爲此非獨吾君相之恥。此我中國四萬萬人之公恥也。吾聞之。虎以小牙自衛。則獵者不敢輕犯其怒。龍以鱗角自衛。則漁師不敢輕犯其怒。國君以民自衛。則隣國不敢輕犯其怒。今我中國人則四萬萬也。地則四兆方里也。開國之久。物產之富。甲於五大洲。乃列國環伺而迭侮之。不少顧忌。此豈僅侮我之君相哉。蓋謂我中國頑鄙無恥。庸懦如婦人。鳥聚獸散。狼貪兔狡。而不能出智慮。捐生命以衛其君也。故觀其宰相之謀成後戰。則我之執政可恥。觀其士卒之步伍嚴肅。則我之將帥可恥。觀其儒者之鉤深索隱。則我之士可恥。觀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則我之農可恥。觀其勞工之神明規繩。則我之工可恥。觀其公司之操奇計贏。則我之商可恥。更觀地球百年以來。拿破崙席卷西歐。逞其權力。英人恥之。合全國之力。與之周旋海上。卒乘其敝。英人至今執歐洲牛耳。普魯士見弱於拿破崙。法人視之如奴隸。普人恥之。合全國之力。講武興學。卒摧強鄰。虜路易。圍巴黎。一戰而霸。法人至今不能報。法人恥之。收合餘燼。休兵息民。演敗亡之狀。以作士氣。開博物大會。以振商務。使法蘭西之名。墜而復振。仍列於强大。美人逼迫。日本開埠。通商東海三島。危於累卵。日人恥之。尊君權。倡新學。商戰接於泰西。兵威申於中國。嗟嗟。人孰無君。人孰無國。彼皆能強其國。顯其君。我則甘受侮辱。日受侵凌。此而不恥。我中國其無人心哉。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我不若人矣。可奈何。如恥之莫如爲學。學則智。智則強。強則大國。親我小國。畏我不學。則愚。愚則弱。弱則大國鄙我。小國犯我。我中國神明之裔也。堯舜之遺也。不思與英德法日並駕於五洲。而坐視黑人紅人之爲奴。思執鞭而從其後。吾不可復見五大洲豪傑之士矣。哀我君父先民而恥。弛報館之禁。下求才之詔。許天下書院參講時務。變科場之式。以興新學。九重苦心。豈得已哉。於時上海士大夫聞而恥之。創立時務報館。以諷天下。哀哀長鳴。血淚盈簡。粵東士大夫聞而恥之。創知新報。以開民智。兩湖粵西士大夫聞而恥之。厥有湘學報。質學會。聖學會。江浙陝西士大夫聞而恥之。厥有學計館。蘇學會。陝西學會。我八旗則虎貴之世僕也。我大宛則狐裘之都士也。四方君子之從宦京師者。則鬻鬻吉人。脩脩俊彥也。乃不能購集圖書。私相講習。以弁冕四方。提倡三輔。此非我京師諸君子一大恥哉。乃者張君菊生。旣創西文學堂於海王村。今吳君彥復又思集學會於宣武城南。意者我中國民智漸開。國勢其將復振乎。今之儒者。不恥貧弱。而恥富強。不恥無用。而恥多能。不恥購洋貨。而恥讀西書。不恥敗於外。而恥不勝於內。君父之安危。人種之淪胥。聖教之陵夷。舉不足當其恥者。惟恐儒術以有用聞於天下。是豈吾孔孟立教之本意哉。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講西學正以存國存

國正以存教思俄權及於東海則我可恥思英法開埠滇粵則我可恥思奧使凌抗於禁庭則我可恥思德人拒我之使棹則我可恥思西人鄙我爲生番謂我爲無教則我可恥思瓜分之論昌言無忌病夫之喻醜詆難堪則我可恥思管商尙能強其國儒者不能衛其君我則恥對管商思墨翟尙能兼愛以爲人儒者不能保其種我則恥對墨翟思西人尙能傳其教儒者不能存其教我則恥對泰西之教士近者西人李佳白聚資泰西開學畿輔我無斯會我則恥對李佳白土人敗希弱而能奮我不自勵我更恥對土耳其也。

知恥學會總章程

同人公擬 宗室壽富主筆

一會中一切章程應由同人詳細酌定如有不合隨時修改但既經同人議定之後未經修改之先務須遵守。

一凡修改會中章程或推廣會中應辦諸事應由倡議之人具議呈會如議有不盡準於座中演說以待同人公酌施行其原議存會以爲建議之據如未具議雖經演說作爲空談。

一會外諸友欲助本會修改章程或指示會中應推廣諸事亦請賜書會中或可或否公議奉復若不賜書亦爲空談。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期表  
內者不再列入

克里斯經 Christian	考勒唔波亞 Columbia
阿透那 Holtenau	哀拉司格埃 Alaska
開沙威靈 Kaiser Wilhelm Canal	洛基 Rocky Mountains
開姆勃利乞 Cambridge	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哈盧 Harrow	崑斯蘭特 Queensland
立乞孟特 Richmond	新齊倫 New Zealand
葛呢乞 Greenwich	克來郁訥 Clayoquot
奧斯蓬 Osborne	起羅格摩 Kilogramme
考吳斯 Cowes	亨不克 Hamburg
姜太崩 Chataboan	黑立斯 Harris
坎爾喀搭 Culcutta	法蘭子覺賽夫 Franz Joseph
批刺兒 Perak	勃靈提齊 Brindisi
羅盤瀕賚瀕盤 Luang Prabong	新格尼亞 New Guinea
尤江 Yukon	以上見本冊
克郎大良兒 Klondyke	

土尼 Tunis	黑克太埃 Hectare
考斯地立楷 Costa Rica	賽棱 Salung
阿晤司脫郎 Armstrong	的格而 Tical
考德靈 Kotlin	哈拿禿 Hanoteau
皮埃海島 Beer Island	格蘭格阿意爾 Glenyle
離薩 Lissa	濟白老透 Gibraltar
麥格息唔 Maxim	撲次得姆 Potsdam
吳而夫溫脫 Wolfwent	密得石 Metric Hundred Weight
克利佛稜脫 Cleyeland	斯丹尼薩 Stanitza
耶克 York	德拉乞馬 Drachma
梅亦特恩黑特 Maidenhead	墨德藍 Madleine
浮乃 Verney	以上見三十九冊
肯提亞 Cambodia	尼希利 Nihilist
雷 Rai	霍漢羅 Hohenlohe
法實唔 Fathom	龍哀論持 Long Island

本館告白 啟者敝報承諸代派處力爲分布乃得愈推愈廣實深感激惟所有報  
賞務請於年內全行寄到以便年終造具清冊明歲即可接續照寄此啟

又 本埠閱報諸君所有報賞務須面交本館帳房掣取收單爲憑幸勿交送報人  
之手致被乾沒至要

又 啟者中外通人如有新箸或新譯有用之書向無刻本願交本館付印者本館  
均可代辦印出後當奉贈二百部如已有刻本囑爲重印者當奉贈百部如係尤  
爲精要之書并可酌增此啟

又 本館縮印之第一期至三十期報現已寄存各代派處發售每部取值一二元五  
角總目後另附分類目錄甚易檢查外有布套并便攜帶此啟 再現已議定以後每  
至年終即將本年之報統行縮印訂成巨冊與現在縮印之本一律庶未闇以前之報  
者可以購補不致有不全之憾祈 鑒之

又 湘學新報現彼館已定爲每分三元惟敝處代爲分派由湘運至申再由申轉發各  
處所費不貲與 故報之逕行分派者有別故只得依舊每本一角二分想所加無多諸  
君子必不吝此區區也如實有不便容俟滿一年後再行議減

代售石印活物學 是書爲教士某君所撰曾經印行現因原板無存學者無從購覓特

向約翰書院借得付印以公同好每部取值一角五分

本館發售報價目去年報(起一期)二元五角去年報零售一角八分縮印舊

報(起一期)二元五角有本年報全年四元本年報零售一角五分西學

表讀西文三元代數通藝錄一元天文地理歌畧白紙二角四分光緒會

學書法三元代數通藝錄一元天文地理歌畧竹紙一角六分光緒會

計錄

三角

本館代售書價目石印大清一統志五百卷足本十六元石西北輿地書五種

四角俄國西伯利亞東編紀要(曹廷憲撰)一角日本國志(黃遵翔撰)四元萬象一原

翔撰二角密電簡表八分萃報每一角六分以上所定價目均

右代售各書概不應發如寄貰定購本館苟有存留即當照奉(惟大清一統

代售各書類須隨時結算諸君及代派處曾經購取此項報者務祈將款早行寄下以

便本館轉付前途至禱又以後諸君如函購本館代售之書及託購書肆各種書籍

務祈將書值先行惠寄方可代辦此布

不纏足(會董事姓氏)朱(何熙年字安徵懷寧縣人)

不簡敬可(字石蘋廣東人)朱(字筠浦廣東香山縣人)

不繩足(會告白)敬者本會開辦後各地方分會諸君間有函索草籍未將台銜里居

不開示者以致無憑開載茲特登報奉聞卽請將姓名字籍貫示知以便補行登報此啟

奉送文學歌(此歌早已付印爲印局所誤以致延緩現已印出惟爲數仍無多先酌

寄各分會處若干部如尚不敷隨後補奉遠近諸君向本會及分會處取閱可也

本館發售報價目 去年紙一卷一元五角 去年紙索售 一角八分

每冊

報起一期 二元五角 本年報 全年四元 本年報零售 一角五分

書目

裝飾品 三角 代數演算錄 一元 天文地理歌譜 一角六分 光緒會

書目

計錄 三角

本館代售報價目 石印大清一統志

五卷起承日板基新 十二元 石西北輿地圖

四角 俄國西伯利亞東輪船費 費用 二角 日本國志

書目

銀鏡 一角 寶書活版 八分 素報 一角六分

上所定價目  
物價不折不扣

右代售各書概不還送如欲定購本館有存留即當照奉慎勿以此

書目

代售各書概不還送如欲定購本館有存留即當照奉慎勿以此

書目

便本館傳付新進书籍 又因多諸君用過將本館代售之書及託購者請各速新

取而得書者惟允行此方為代售良方

書目

又因多諸君用過將本館代售之書及託購者請各速新

取而得書者惟允行此方為代售良方

書目

